

錢化佛述 鄭逸梅撰

三十年來之上海

馬彥祥題



錢化佛口述  
鄭逸梅撰編

三十年來之上海

(原名拈花微笑錄)

學者書店出版

# 三十年來之上海（原名拈花微笑錄）

（錢化佛口述）  
鄭逸梅撰

## 凡 例

- 一 本書原名拈花微笑錄，曾發表於新夜報，爲求名稱通俗起見，易名三十年來之上海。
- 二 不賢識小，無庸諱言，但在瑣瑣碎碎中，反映出三十年來之時代背景，那麼即小見大，或許也有讀的價值。
- 三 本書所記人物，褒多貶少，以存忠厚，間有揭發奸佞貪鄙者流，那也無非稍寓勸懲之意罷了。
- 四 本書所記，如有謬訛之處，希望海內賢達，和同文諸君，不吝指教，以匡不逮。

三十年來之上海目次 (原名拈花微笑錄)

|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|---|
| 引言       | 一 |
| 樹木翁府之小花園 | 二 |
| 哈同之發跡    | 三 |
| 商團革命同志   | 五 |
| 火燒民立報館   | 七 |
| 刺宋案珍聞    | 八 |
| 袁政府畫史    | 〇 |
| 電影之先聲    | 二 |
| 舊式戲院     | 三 |
| 新舞台之新派戲  | 五 |
| 新劇之蛻變    | 七 |
| 戲單一束     | 九 |

三十年來之上海目次

二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緬緝一時之馬車 | 一一一 |
| 茶寮之回憶   | 一一三 |
| 辛亥革命紀念品 | 一二四 |
| 六個半高僧   | 一二七 |
| 體育界先選   | 一三八 |
| 投軍趣事    | 一三〇 |
| 夜攻天保城   | 一三一 |
| 南京戰後遺跡  | 一三三 |
| 留京餘話    | 一三五 |
| 五花八門之藏扇 | 一三七 |
| 孫黃二公墨蹟  | 一三九 |
| 中國名人畫史  | 一四〇 |
| 梅歐佳話    | 一四二 |
| 羣英會     | 一四四 |
| 已往之園林   | 一四六 |
| 藝乘書畫社   | 一四八 |

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|
| 十齋春       | 四九 |
| 萬佛樓       | 五一 |
| 飯會與粥會     | 五三 |
| 三位吳姓藝術家   | 五五 |
| 九死一生      | 五七 |
| 火柴盒之集藏    | 五九 |
| 曇花一現之文藝善會 | 六一 |
| 關炯之之去思碑   | 六三 |
| 光復紀念大會串   | 六四 |
| 遊戲場之變遷    | 六六 |
| 林主席之讀易圖   | 六八 |
| 關於吳稚暉     | 六九 |
| 悲觀法師之投贈品  | 七一 |
| 鄭正秋割青春腺   | 七三 |
| 楊令菲之大觀園模塑 | 七四 |
| 南北宋錢一百多品  | 七六 |

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|
| 怪異之迷信     | 七八 |
| 三翁之風趣     | 七九 |
| 謁見班禪活佛    | 八一 |
| 我有三位美國朋友  | 八二 |
| 百樣錦       | 八三 |
| 唐駝興建孝子祠   | 八五 |
| 短時期之電影工作  | 八六 |
| 附：拈花微笑之外頁 | 八七 |

# 三十年來之上海（拈花微笑錄）

錢化佛口述  
鄭述

## 引言

情之一字，真偉大啊！一切的一切，無非由情而聯繫，因情以結合，沒有情，人類早就消滅了，雖大智慧，大解脫的佛，他却在鑿山會上拈花微笑，拈花微笑，便是情的表現。老友錢化佛，他是信佛的居士，又是畫佛的專家，他遊戲人間，已歷數十寒暑，這數十寒暑，又復大半消耗在海風淅雨之中，原來他弱冠來申，今已兩鬢飄蕭，垂垂老矣，他的一生經歷，可謂極變化之能事，做過荷槍實彈的革命黨，又做過粉墨袍笏的京劇角兒，又參加過現身說法話劇先聲當時所稱為的文明戲，更做過水銀燈下的電影演員，直至最近若干年來，一意繪事，在他筆下幻化着神儀寶相，螺髻蓮眸，在虛空寂照中，消弭世間的殺機，洗滌人們的罪惡，這確是一件無量功德。他認識的人多極了，如已故的孫總理，林主席，陳英士，宋漁父，黃克強，以及當今的黨國元勳，社會名人，甚至九流三教，牛鬼蛇神，都有相當的交接，他身臨目覩的怪怪奇奇的事實，簡直超過當年寫二十年目覩怪現狀的吳趸人，他和鄙人不晤則已，晤則必談數十年的上海掌故，鄙人就敷衍他把這許多掌故，源源本本的供獻給多數讀者，他掀髯一笑，表示贊同，因此我們倆就約着每星期集合一次或二次，化佛運着廣長舌，一一的道來，鄙人就一一的述



記，他講的牛龍活虎，可惜鄙人的一枝筆，實在太滯拙了，追陪不上，從此每周來這麼兩則三則，彷彿長篇小說連續登載，不過小說是憑空捏造的，這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，其中噱頭真多，但也不必自我宣傳，閒話少說，正文來了。

### 樹木蒼蔚之小花園

記得蘇長公有那麼一首詩：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似飛鴻踏雪泥，雪上偶然留爪印，鴻飛那復計東西」。把過去的人生，比喻的何等貼切，鄙人（化佛自稱以下仿此）在上海混了數十年，過去種種，真如雪泥鴻爪，雪消爪滅，那就一片模糊，如今趁這欲消未消，欲滅未滅之際，把它抓住，一一的記述出來。但總有些模糊成分，也顧不得了。我家是世居常州的，常州地方，人才輩出，做文章的有陽湖派，和桐城派對壘，在文壇上燃着巨大的火炬，光燭遐邇。治政黃術的有馬培之，一度進京爲御醫，當然上邀宸寵，賞賚有加，也是很光榮的一回事。至於藝術方面，前有擅南田，後有黃山壽，都是很享盛譽的，所以常州人家的子弟，受着這影響很深。非讀書，即學醫，或習繪事。預備繼武前賢，嗣續絕響，什九踟躕里間，不越雷池一步。鄙人却以爲柔弧蓬矢，男兒志在四方，若在家鄉看祠堂，守墳墓，豈不埋沒了一生，且這時目擊朝廷的腐敗，清吏的貪污，便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慨念，然欲犁掃廢庭，澄清天下，非先鍛鍊身體不可，夜間，購了蠟燭，在空屋中燃點起來，聚集諸少年打拳習棒。其次，無錫迎神賽會，會獨雇一隻駿馬，控縱疾馳，趕至無錫，自謂精神豪雄，不讓西山的方山子，在民國前五年

，先父棲芝公送鄙人到上海來讀書，這時年屆弱冠。入老垃圾橋堽存公學肄業，我家卜居小花園，是早去晚歸的，小花園的寓舍，是一幢小洋房，我們住在樓上，樓下住的是一位外國老太婆，教授人家讀英文，這時英文館很少，她却得風氣之先。如今的小花園，什九爲秦樓楚館，曲院章臺，加之市塵擁比，塵貫甚上，沒有一些花草樹木，足以悅目養心，清脾醒腦，名爲小花園，找不到一些園的色采，花的芬芳，所目覩的祇有蕩婦妖姬，所耳聞的，祇有鄭聲衛響，想不到在數十年前，那兒確是一個清靜的好所在，夾道榆柳，一望無際，春藏鶯簧，夏發蟬噪，秋冬寒鴉點點，尤其倪迂畫意。而雜花生樹，繁豔似錦，那兒居家很少，好像老天特闢此佳境，給我享受的，遠郊却有蘇石癡。石癡是一位醫生，可是在這冷僻的地方，那裏會有生意呢，他一籌莫展，仰屋興嘆，鄙人就代介紹認識了鄭正秋，正秋提倡新劇。就請石癡擔任新劇角兒，現身說法，極喜笑怒罵之能事，後來石癡居然在新劇方面走紅，他飼蓄巨蛇，能玩弄任意，不被毒害，有時在舞台上，巨蛇也加入表演，轟動了多少觀眾，如今石癡早已下世了。小花園的盡頭，設有家揚州館，一家名大吉春，一家名半醉居，檯檯清潔，座位雅致，到此小酌，撲去俗塵，凡詞人墨客，往往觸詠於其間，不覺夕陽之西下。在這一帶，每日清晨，必有一外國人，駕着一輛笨重的馬車，巡行一回，原來這一帶屋舍隙地，都是英商沙遜洋行所有的，那外國人馬車巡行，是查察垃圾，說起這外國人，便是婦孺皆知愛羅園主人歐愛司哈同。

## 哈同之發跡

三十年來之上卷

歐愛司哈同在上海，堪稱首屈一指的大富翁，最初在沙遜洋行，查察垃圾，從事衛生工作，他治事很勤，不久，得着居停的青眼，升爲管賬，天天坐寫字間，不必再做馬路巡關使了。在他查察垃圾，不知怎樣結識了一位住在九江路曲江里過街樓上的中國女子羅迦陵，他做了一天很是疲乏，總要到曲江里過街樓上懸坐一回，和羅迦陵胡亂的撩天，似乎一天的辛勞，借此忘懷了，日積月累，兩人的情感熱度，已到了沸騰點，而哈同做寫字間工作，生活也比較寬裕了些，就此兩相結合，爲同居之好。

哈同自娶了羅迦陵，真如一帆風順，積蓄了許多錢，自己也買些地產小做做，獲了利益，擴大又擴大，居然囊橐充盈，手頭闊綽，他是十足道地的猶太人，猶太人的精密理財，是全世界著名的。加之他鴻運亨通，蒸蒸日上，不多幾年，他跳出了沙遜，自行組織哈同洋行，在靜安寺路畔闢愛靈園，作夫婦雙棲之所。他愛好中國藝文，在園中辦廣倉學會，和倉聖明智大學，推崇造字的倉頡，據說他生於三月二十八日，和倉頡同日生，所以每年逢到誕辰，總要祭拜一回，典禮是非常隆重的。會刊印廣倉學會雜誌，廣倉學會演說報，廣倉千家姓，重輯倉頡篇，倉頡篇殘簡考釋，廣倉古石錄，廣倉硯錄。我友周劍雲，曾在那兒任過職務，哈同羅致的人才很多，如王靜安，邵景叔，費恕皆，李漢青，張硯孫等，都是學術界的名流。他又喜歡甲骨文，劉鐵雲故世後，所有的龜甲，一小部分，就由哈同收買下來。又篤信佛教，烏目山僧黃宗仰，便是哈同敬禮的一人，山僧號中央，常熟人，工詩古文辭，旁及釋家內典，無所不通，金山江天寺顯諦法師爲之摩頂受戒，錫名宗仰。山僧又善畫，愛儂園的一水一石，一樹一亭，都由山僧設計，所以別饒邱壑，具見意匠經營之妙。山僧一度赴日本，從孫總理爲革命運動，有人注

意他，山僧潛行歸國，養晦愛園有年，清社既屋，許多宮娥太監，流浪不能生活，哈同大發慈悲，在園中特闢了幾楹屋舍，招留他們居住，大有杜陵廣廈之概。相傳有一笑話，哈同提倡早起，他一清早便到園中散步，這時凡吃他飯的人，必須也要在那兒散步一番，表示不貪懶，不晏起，和主人一樣，實則這班人打了一夜的雀牌，通宵達旦，才得二十四圈了局，於是打起精神，掩飾倦態，散了一回步，尚哈同請過早安，便回到室裏倒頭便睡，蓬蓬蝶夢，直睡至傍晚始起，哈同有了財，那當然需要的是勢，資緣設法，在工部局中佔着董事的一席，可是英人留難他，涉須担任做一公衆有益的事，才得進身，哈同便發願斥資鋪大馬路，從跑馬廳起，到外灘止，完全用鐵藝木鋪成，這鐵藝木方方整整的，這時的代價，是每塊一角半，共用去四百萬塊，雇一百二十個砌匠。每工一角二分，凡兩個半月始竣工，可惜如今損壞了許多，無從添補，變爲七零八落了。哈同死，喪禮全用中國式，請劉春霖狀元去點主，袁希濂老居士獨放饒口，訃告是很大的一幀，他的夫人羅迦陵，親信姬覺彌，義子義女等，累累一大串，成爲東帖中的珍品。

### 商團革命同志

我住在小花園的時候，對面寶安里，有一幢三上三下的房屋，住着一位名叫祝少雲的，他喜歡買彩票，有一次給他買着了一條白鴿票的頭彩，那白鴿票每條一角，頭獎一萬元，現在的一萬元算不得什麼事，在那時却已轟動了全滬，老聃說的好，福兮禍所伏，那祝少雲真的因禍得禍，原來他的姨太太親

觀多資，便把所有細軟，一古攏兒揸着逃過，直把祝少雲活活的氣死，人去樓空，這屋便歸萬國商團總會，名目雖為萬國，實為中美英法俄荷西葡瑞挪德日意匈奧等十七國人士所組織，天晴，在跑馬廳操演，天陰雨，則假南京路市政廳的體育場舉行，約一百餘人，計分二十餘隊，荷着槍，實着彈，大有糾糾武夫，公侯千城之概，每隊又分A B兩隊，A隊以西人為多，什九為彼邦商界的領袖人物，B隊多普通職員，又有預備隊，參加的大都為我國人。那時租界上不許我國人挾槍通行，入了萬國商團，那就可以肩荷快槍，通行無阻，所以國人頗以加入萬國商團為榮，我也在這時加入為團員，記得總司令為英人克撥登，黃髮長身，迄今腦幕上猶留深刻的印象，總董便是我們這位阿德哥處洽卿，這樣辦理了多年，很有成績，某次，民立報記者朱敦仁在斜橋西園開演講大會，謂西人既有萬國商團，我們也當自己組織全國商團，經他提議，當時就有六千人響應，那萬國商團中的國人具愛國熱忱的，也紛紛加入。其中有一位某洋行的小職員，粵人黃勳伯，他是全國商團中義勇隊隊員，住在虹口。某晚，一竊賊在鄰家施其伎倆，越曬臺，預備逃走，不知怎樣被黃勳伯偵知了，他見義勇為，潛行上去，把那竊賊攔腰挾着，大呼鄰人，那賊慌張極了，拔出匕首便刺，勳伯不放，被刺二十餘刃，鄰人出來把賊擒住，勳伯也就仆地而死。當時新舞台演員，大都加入全國商團的，為表揚勳伯的俠義，特編「王勳伯死不放手」一新劇，連日排演，由夏月潤飾黃勳伯，演來熱烈動人，大為叫座，那全國商團中人，蓄革命思想的很多，我參加革命工作，便是受這個影響。辛亥年，光復上海，由商團中的革命同志，擁護了陳英士，攻打製造局，當時團員中，犧牲了俞志樵熊九松等四位，至今已三十餘年，當時的團員大都物故，現由辛亥年

光復上海商團同志會加以調查，尙存者，計一百餘人，年齡最小的，也已五十四歲了。聽說，同志會已關地滬甯陸家浜，造一紀念堂，以紀念團中爲革命而犧牲的烈士，并預備開辦學校爲百年樹人之計哩。

## 火燒民立報館

民立報館設在望平街四馬路口，門面是朝西的，由民呼報民呼報說變而成，主辦的是于院長右任，當時稱爲豎三民，和戴季陶的民權報，呂志伊的國民新聞，邵家彥的中華民報稱爲橫三民的，同爲言詞滲烈的刊物，這時爲民立報執筆的，有宋漁父，章行嚴，徐血兒的論文，葉楚傖，談善吾，陸秋心，和南社同人的小說筆記，內容充實，光線逼人，那篇發刊詞，出於右任手筆，右任別著腦心，所以文字上也含有屈子的騷意，大爲一時所傳誦，戈公振所輯的中國報學史，把這篇很長的發刊詞，源源本本的抄存在報學史裏，也就可見它的價值了。民立報自發行以來，銷數爲各報之冠，不料辛亥二月初六日，忽不戒於火，焚燬赫烈，祝融大施其威，竟把這輿論機關付諸一炬，但民立同人具有百折不撓的精神，對於言責，不願一日脫卸，依舊要按日出版，當際即在附近旅館開一房間，由汪綺雲，錢病鶴畫師把本地風光作爲資料，畫成即付石印，用有光紙印成一大張，共二千份，明日照常銷行，稱爲民立劫火圖，這圖我把它保存起來，且請聿光綺雲病鶴親筆題識，裝裱成軸，聿光題云：「化佛兄屬題此圖，因憶昔年諸社友合作精神，領導民衆，今與諸君舉杯相慶，然各髮髮蒼蒼老矣，聿光記於滬」。綺雲題云：「居

今思昔，民國二十六年重見」。病鶴晚年，改爲雲鶴，題云：「此畫當時余與汪綺雲老友合作，回首前情，恍如隔世，不勝今昔之感矣！化佛道兄，今於故紙堆中，檢得裱背，屬題以留紀念，廿六年五月一日，錢雲鶴重客海上」。可惜民立報主辦人于右老未贊一詞，稍緩當請訪他老人家，倩他大筆一揮。這劫火圖計分七欄，第一：「社員老談，雍頭一半，聞火便跑，險些遭難」。按老談即談善吾，該畫把老談的狼狽狀態，活現紙上，對之令人失笑，第二：「傷心一炬」，畫劫時的情形，烟燭瀾漫，救火員正在用皮帶灌水。第三：「手民火裏逃生」，畫着許多手民，緣着鐵柱下來。第四：「殃及同居之笑林」，畫着一個人揀着皮包，一足着鞋，一足祇有襪子，很慌張的想向窗口逃出，原來這人便是劉東軒，他借着民立報館的餘屋，辦笑林報，聽說東軒尙健在，晚境很不差。第五：「劫火中搶出帳箱」，畫着許多人，有的從扶梯上跌下，有的昇着帳箱，希圖出險。第六：「劫火前之民立」，巍巍的三層屋，很是氣概。第七：「劫後民立之背景」。那已牆傾壁倒，瓦礫遍地了。記得民立報館的對面，爲中外日報，是張佩乙王伯謙主持的，當時也飽受虛驚，民立報館，後來遷到法租界三茅閣橋堍，結果被袁政府摧殘了。

### 刺宋案珍聞

桃源漁父宋鮑初，諱教仁，他沒世多年，似乎這名兒已給人淡忘了，可是最近當軸把開北的宋公園，改稱爲宋教仁公園，由于右任院長領導黨國賢彥，舉行公祭，於是宋教仁三字，又復浮現人們的腦幕

。這天公祭，鄙人也去參加，那宋傑作低頭冥想，宛然儒者態度，幕用石琢作穹形，石碣有于霽的題句，均屬完好無恙，這是值得告慰的，這宋公園佔地一百餘畝，當時由于右任王一亭等五委員主辦，原來于右任和宋氏是民立報的老同事，于又主持正義，無怪他於故人埋骨之地發憤不置，記得在清季，宋氏有鑒於西人所辦萬國商團，國人紛紛去依附它，認爲與其隸屬異邦的旗幟下，不如自己也辦商團較爲光榮，便借靜安寺路斜橋畔的西園開會演講，鄙人是聽客之一，可惜這天聽衆太擁擠了，鄙人坐在最後的一排，瞧見他瘦瘦的臉兒，軀幹不很高，操着湖南音，發音又低，實在聽不到什麼，人家拍手，鄙人也隨着拍手罷了。直到明天這演講詞在民立報上發表出來，誦讀了一遍，才知道昨日所講的，確是馨切愛國之談，那敬仰的心，不覺油然而起，所以直到如今，尙留着深刻的印象。民國後，袁項城帝制自爲，袁所最忌的就是宋教仁，因此授意於趙秉鈞，由趙秉鈞指使洪述祖和應桂馨，結果那亡命之徒武士英充當兇手，在北車站候着宋氏，開鎗狙擊，宋受傷後，送至車站附近老靶子路的鐵路醫院醫治，那鐵路醫院，專爲鐵路員工而設，規模並不大，辦公時間一過，那負責的人完全離去了，宋氏送來，由普通醫生護士，隨便替他洗滌包紮一番，就算了，翌日，醫務主任來診察，設法剖治，可是流血過多，便告殞命。宋臨死執着于右任的手，把老母托付他，後來宋母至七十歲那年，死在故鄉湖南桃源，宋有一子一女，其子不忘父仇，候洪述祖來申，把洪抓住，送到法院，人證俱全，洪就被判死刑，明正國法，于右任爲監察院長，宋子便在監察院任事，聞今已逝世，現所存的，祇有一女了。宋氏的致死，當時社會人士莫明其妙，可是沒有幾天，給民權報館記者探得了實情，并在應桂馨處，獲得了許多關於刺宋密謀的

私函，便把它鑄成銅版，在民權報上印載出來，於是真相才大白於天下。後來國民黨黨員，爲宋開一追悼會，當時送挽聯的不下千餘人，密密層層，把整個的會場都掛滿了，鄙人尙記得易龍陽一聯云：「卿不死，孤不得安，自來造物忌才，比庸衆忌才更甚，壯之時，被之在門，豈但先生可痛，恐世人可痛尤多。」又陳敬孫一聯云：「壞爾長城，問誰實爲之，殆出諸野心勃勃者，何來刺客，亦大可疑也，果能逃萬目睽睽乎！」又曹民甫一聯云：「不可說，不可說，如其仁，如其仁。」都是語含諷刺，很使袁項城難堪，袁項城恨極了，把國民黨人目爲亂黨，四出逮捕，民權報也不久給他摧殘了，當時民權報同人會把關於宋案彙編成書，名稱卽爲宋教仁，惜乎鄙人沒有購存，否則此中資料很多可以拾取呢。

## 袁政府畫史

民立報在清末，仗着大胆作風，提倡革命，抨擊嚴廷，尤其徐血兒，葉楚傖等輩，各行直筆，大有橫掃五千人之概。民國後那民立報似乎鋒銳太露而鈍折了，起而代之者，便是周浩戴季陶的民權報，周浩甚至在報端發表頭可斷志不可屈等強硬宣言，這時執筆的除戴季陶（筆名天仇）外，有徐天嘯，何海鳴，牛霖生諸子，小品篇幅幅很大，又很考究，撰小說的有李定夷，蔣箸超，劉鐵冷，吳靈熱，徐吁公，沈肝若，其他筆記雜作，由楊南村，包隴獨，李警衆，陳醫隱，常川撰述，頗博一時好評。又復附送畫報，這時的畫報，用有光紙石印，記得畫報上也有長篇小說，一是吳靈熱的蘭娘哀史，一是劉鐵冷的征人淚，插畫都是出於錢病鶴手筆，他如張聿光的風景動物畫，鄭正秋的麗麗所劇談，開名報評戲的光

聲，關於戲劇方面的畫，大都是沈伯塵的佳作，自袁項城暴露帝制野心，民權報大肆攻擊，極口誅筆伐之能事，那錢病鶴更大繪其諷刺畫，什九對於袁項城而發，日積月累，把所有的畫稿，盡印專書，題爲袁政府畫史，恐遭禁止，揭着外國人的幌子爲發行者，可見當時的苦心孤詣了。那畫都是觸目驚心的，標題如兵禍南方，殘我元勳，好大人情，新姜子牙封神，望梅止渴，政府人物之真相，四面楚歌，獨夫夢想，魂死狗烹，看你橫行到幾時，邯鄲新夢，兄弟鬩牆，血淚黃花，亡國痛，新假面具，北京人物之今昔觀，傀儡，自命不凡等，凡九十餘幅，後附老袁百態，畫許多猿猴，以影射袁氏的盜竊，這畫史首冠邵家彥和陳志翠序，陳序却把病鶴介紹一番，如云：「錢君病鶴，名辛，字味辛，又字良有，浙瀨瑤初先生之哲嗣也，先生精金石，家藏碑帖甚多，君淵源家學，自幼富有美術思想，庚子後，即棄舉子業而從事丹青，得其表叔方爵先牛之指導，藝乃大進。來滬，歷任民黨各報圖畫主筆，逐日誦畫，耐人尋味，惟積稿散而不能聚，閱者憾焉，今將民國開始以來，一年有之畫報，擇尤彙錄，付梓問世，顏曰袁政府畫史，嬉笑怒罵，皆得神理，誠大觀也。印事既竣，問序於余，余不文，不能表白其深意，然政治革命，黨務之急，惟政府當以武力擁護，思之寤不痛心，瀏覽畫史，可以得之，一病鶴也是鄙人的老朋友，他連年困頓，認爲病鶴的病字不祥所致，把病字改爲雲字，作畫輒署雲鶴，可是困頓依舊，他總向着鄙人發牢騷道，幾年同道中人，死的已爲烈士，活的什九貴顯，爲黨國要人。祇有我至今猶飄泊江湖，做一個窮畫師，言時歎歎幾欲泣下。自事變遠起，他的哲嗣小鶴，隨着國府赴蜀，一時滬渝隔絕，滙款不通，小鶴無從寄款，雲鶴越發不能維持生活，他的夫人竟貧病交迫而死，未幾，他也隨着下世，

直至勝利後，小鶴才得來滬料理葬事，乃不勝舉魚風木之悲。

## 電影之先聲

記得住在小花園的時候，對面開着一家茶館，名叫羣樂樓，是寧波人開的。這時尚沒有電燈，燃點的是煤氣燈，每晚，煤氣燈大放光明，那些神聖的勞工，粉白黛綠的山梁中人等，都麪集在那茶館裏，打情罵俏，胡帝胡天，別成一個世界。茶館開牌皮人戲，用牛皮製成傀儡，和提線戲差不多，開映時，外面的燈完全熄滅，祇留帷中的燈光，使皮人的影，照在素壁上，也有些像點綴元宵節的走馬燈，術者躲在幕內，不使人瞧見，他暗使着皮人活動，黑影在壁上僅僅往來，情景逼真，皮人可以換衣易服，非常靈巧。最有趣的。是皮人打架，你一拳，我一腳，你來一個金剛掃地，我來一個白鶴冲天，大有憑陵殺氣，以相剪屠之概，使瞧着的人，興奮的了不得。可是後來每況愈下，映着許多色情的頑意兒，風化有關，給當局禁止了。隔了多時，吳稚暉從法國里昂歸來，帶來許多幻燈片，吳稚老寄寓二馬路的露沙醫院內，小樓一角，安設設備其間，很是逍遙自得，那醫院是他的外甥陸露沙開的，露沙學醫於扶桑，學成返國，即設醫院，頗著聲譽，他的尊人就是商務印書館主輯辭源的陸爾奎。國學深邃，一時推為耆宿。露沙和他的哥哥鏡若，以及歐陽予倩，吳我尊，馬絳士，謝抗白諸子，提倡新派戲劇，組織春柳劇場在南京路的謀得利，表演不如歸，社會鐘，猛回頭，愛慾海，浮雲等劇，博得社會人士的佳評。吳稚老住在醫院中，把那幻燈片。放映給大眾看，不售門票，歡迎參觀，這時恰巧夏天，那些盪馬路乘風

涼的人，紛紛來爲座上客。幻燈片中，都是在法國半工半讀的華人生活，寓有教育意義，吳稚老不怕炎熱，匿身幕中，不露面的演講給人聽，晚十時半完畢，稚老就穿着短衣，手執一柄蒲葵扇，在門前疏散疏散。鄙人其時已在大舞台串戲，白粉塗着鼻子，做小花面，後台熱的受不住，總要溜到後門小弄裏透透氣，上場尙早，就和幾個伴兒，移着小棹小几，撮幾顆花生，喝數杯白乾，認爲苦中作樂，是人生應有的享受（現在的大舞台，前門在二馬路，後門在三馬路，從前却相反，前門在三馬路，後門在二馬路）。那時幾乎每晚和吳稚老相見，原來露沙醫院，和大舞台後門是望衡對宇的，吳稚老起初聽見鄙人塗的白鼻子，輒失笑着問：你今晚飾着什麼角色，這種的怪樣子，後來也就司空見慣，有時竟來參加小飲，花生豆脯，吃的津津有味。自從皮人戲幻燈片公映後，不久就有幻仙戲館演映電影，這劇館很簡陋，上搭蘆席棚，下面是泥地皮，列着長檯爲座，門票每張售兩銅圓，電影完後，尙有種種的把戲作爲餘興，所以生涯很不差。有一次，放映慈禧皇太后出喪新聞片，把這個大噱頭，號召一下，連賣數晚的滿座，那開幻仙的，賺的麥克麥克。幻仙的地位，在中泥城橋，中泥城橋在今靜安寺路的東口，和大馬路相接處，尙有北京路的北泥城橋，五馬路，跑馬廳的南泥城橋，那西藏路是一條河，直通至西門方浜橋，後來市面熱鬧，就把它填平，如今一些痕跡都找不出了。

## 舊式戲院

前人爲戲院撰一聯對聯道：「誰爲袖手旁觀者，我亦蓬場作戲人。」從廣的眼光瞧來，戲院即是世界。

，從狹的眼光瞧來，世界無異戲院，所以世界也罷，戲院也罷，無非一而二，二而一而已。從前的戲院稱為茶園，鄙人喜歡集藏，累累齎贅，什麼都有，好像打翻了字紙籠一般，在許多集藏中，有天儀茶園的戲單，這戲單是木版印的，那木版粗陋的很，印在紅紙上，字跡不很明顯，更談不到美術了。上冠「英商」兩字，旁有「京都永生名班」字樣，戲單上的名兒，有孫春林，毛韻芳，靈之草，二盞燈，何家聲，李春林，王益芳，霍春祥，馮志奎，張玉奎，沈韻秋，趙德虎，汪桂芬，夏月珊，夏月潤，周鳳林等，那汪桂芬豈然是掛頭牌的了，這時的戲院，那臺是方形，臺前兩根大柱，障礙視線，很為討厭。背後沒有佈景，中間是木板為壁，貼着紅紙所書的喜字，或天官賜福四字，上首標着「出將」，下首標着「入相」，凡唱戲的出場，必從出將門出場，必從入相門入，非常呆板，後來板壁改用繡花堂幔，較為美觀，敲鑼鼓拉胡琴的，都在臺上佔據一角，凡是全武行的戲，很覺地位侷促，難於展拓，座位，正廳大都是男賓坐的，每位售一百二十文，那珠光寶氣的貴眷，什九坐着包廂，每位售一百四十文，邊廂每位八十文，最起碼的座位在未背後，每位六十文，無非供賤夫走卒的娛樂了。尚沒有三層樓，正廳上設着長半桌，可坐六客，就是前後各坐兩客，橫頭兩客，都是長凳或骨牌凳，看戲的多了，臨時添凳子，半桌上可設香茗，水果盆，甚至備了酒餚，且酌且看，真是舒適極了，每晚十時左右，在台的兩旁，掛出水牌來，黑質白字，非常醒目，一面是揭布今夜售若干吊錢，一面是明晚戲目的預告，那些案目，向老看客發明晚的戲單，過了十時，門簾鬆解，任人出入，這明明是給看白戲的一種便利罷了。凡唱戲的，都隸屬梨園公會，一般社會人士，很瞧不起唱戲的戲子，所以前清應考，娼優隸卒的子弟，認為身家不

清白。沒有應考的資格。直到後來，改組伶界聯合會，且辦榛苓學校，伶人的子弟，可受相當的教育，戲子俱稱藝員，身分頓時抬高起來。這無非受着西風東漸的影響，因為西洋人把戲劇認爲社會教育，有覺世牖民之功，演戲的什九是有智識的大學生哩。那伶界聯合會的牌子，還是出於孫總理的手筆。第二次革命，所有的軍火槍械，都密藏在會中，很遭當局的猜忌。舊式的戲院，沒有女伶，女伶別組髦兒戲班，髦兒戲班中沒有男伶，所有武生，大花面，鬚生，都由女伶充飾。原來其時風氣很閉塞，以爲男女混在一起演戲，有騷風化，概行禁止的，每年夏冬二季，如六月十一日，十一月十一日，有所謂老郎會，那老郎爲戲院後台所供奉的祖師菩薩，相傳爲唐明皇，屆期戲班中人均須到梨園公所做會，不知怎樣一來，妓院逢到這天，也做着老郎會，賜客設宴，唐明皇和妓院無關，無非湊着熱鬧，借此斂錢罷了。

## 新舞台之新派戲

從茶園蛻變而爲舞臺，此中也有小小的一段歷史，原來在清末時期，人民的心理，樣樣喜歡革新，當時就有張聿光，夏月潤，劉藝舟，王鐘聲輩，出國去考察戲劇。歸來計劃設一新型的戲院，爲謀振興華界市面起見，把戲院設在十六舖，名爲新舞臺，從此茶園的名兒取消，風起雲湧的都是舞臺了。那新舞臺的佈景，完全出於張聿光手筆，後來似乎熊淞泉，也繼着畫佈景了，臺是活動的，所以大轉舞臺，常常在廣告上大事吹播。那夏月潤，夏月珊，和潘月樵，在光復時，冒險打製造局，救陳英士，很做些

革命工作，但是他們功成身退，仍以伶工爲生，這是很足令人欽佩的。潘月樵藝名小連生，後來遭袁政府的忌，他在常熱置一筵室，結果被袁政府的爪牙抄家，劉藝舟字木鐸，湖北人，曾做過一任敦煌都督，所以他在新舞台演戲，人家稱他爲伶界偉人，他的戲都是新編的，如明末遺恨，哀江南，求己圖，新華官等，演來激昂慷慨，聽衆無不爲之動容。王鐘聲，字熙普，紹興人，他的拿手戲，有愛海波，秋瑾，波蘭亡國慘，也都是悲天憫人的一派新劇本，光復之際，陳英士發給六千元，委他去光復天津，也就借着朱光明，萬鐵柱，徐光華輩一同北上，這時天津的某顯宦，鐘聲和他相熟的，就去煽動某顯宦，應響革命，當時某顯宦很表同情，晚間設着酒席，請鐘聲光明鐵柱光華前去赴宴，筵籌交錯，備極熱鬧，半酣，某顯宦忽然變色，即呼親兵把這四人逮捕，說是革命黨，擾亂治安，立刻在邸後正法。四屍體便埋在督井中，沉寃莫白，過了若干年，外間方才知道這一回事，可是已事過境遷了。那柳亞子上天下地所說的馮郎，藝名小子和，他是夏月珊的徒弟，綺年玉貌，善演花田錯，血淚碑，百寶箱，梅龍鎮等巨角戲。粉黛登場，不知顛倒多少王孫公子，蕩婦妖姬，甚至那些姨太太們，散戲後，候在後台門前，小子和坐着他的自備包車歸寓，姨太太們不惜犧牲色相，把自己的小照，附寫着地址，拋到包車上去，不啻當年潘岳的擲果。有一次，某公館的姨太太送給小子和巨粒的金鋼鑽戒指一枚，小子和告誡乃師夏月珊，夏月珊即當台揭示這鑽戒，與大衆觀看，把這鑽戒捐作義舉，並演講我們新舞臺的藝員，個個都有高尚的人格，決不受黃金美人的誘惑，聽客沒有個不鼓掌，幾似春雷之展，新舞台最賣座的，要算時事戲閻瑞生，閻瑞生一角，由汪優遊充飾，戲中情節，有閻瑞生遭捕跳水逃逸一幕，汪優遊爲求逼真起

見，台上佈着水景，天天跳水，這戲連演數十場，汪優遊受寒太甚，結果患了一場重病，幾乎喪了性命。那新舞臺在十六舖，時常戒嚴，影響他們的營業。後來遷設到城內九畝地去，九畝地爲明露香園故址，地位很寬展。在從前戲院例不演走麥城，說演了走麥城，觸犯了關帝，要遭回祿之災的。新舞臺以新型爲號召，特破例演唱走麥城，真是巧極了，演了走麥城不到三天，忽然不戒於火，一塵舞臺，化爲灰燼，新舞臺同人真有毅力，重行建造，再演走麥境，竟安然無恙，於是家家都公演走麥城，成爲一時風尚。

## 新劇之蛻變

鄙人從小即有戲劇癖。什麼戲都愛看，在家鄉看草台戲，看的津津有味，那時有崑腔戲迎鳳班，在常錫一帶，很著聲譽，鄙人却是迎鳳班的老看客，班中很有出類拔萃的人才，如丑角陸壽卿，善演借茶活捉等戲，方巾老生毛竹山，鐵冠圖是他拿手傑作，尙有一個旦角，啞嗓子，做工細膩非凡，名兒可是已憶不起了。後來鄙人到上海，距小花園不遠，有觀盛里，凡六街，那末街所住的，大都爲梨園人物，因此就有在那兒組織一總會，那總會是票房性質，加入的每人出會費兩圓，這時常到會裏來的，如趙如泉，四壽燈，善演收關勝的啞伶王益芳，尙在童年的蓋叫天，鄙人也加入爲會員，便和這班唱戲的人往還。觀盛里在跑馬廳之東，逢到西人賽馬，那些王孫公子，挾着北里佳人，常坐着彩彩的馬車，在跑馬廳周圍兜圈子，那馬鞭子上也用彩綢點綴，極錦簇花園之致，於是香車寶馬，帽影鞭絲，胡帝胡天，

風流占斷，那觀盛里前是必經之道，所以觀賞之人，駢肩累迹，熱鬧異常，總會隔壁，爲滿人寶子觀的藏嬌金屋，寶子親任新衙門的會審官，他包着一妓女朱小二寶，每天下午四時後，鑾鈴響處，便是寶子觀的馬車來了，那馬車侈麗的很，馬夫穿着披肩式的對襟氈衣，號衣是玫瑰紫的，黃鏡邊，頭戴涼帽，也是玫瑰紫的，配着黃纓，和號衣一致，脚上穿鞋，很是威武，鄙人到觀盛里去，總見到他們，所以偶一回憶，這印象猶歷歷在目呢。後來白克路成都路口，馬相伯辦通鑑學校，沈仲禮爲校長，王培元主持其事，附設春陽社，訓練演戲，黃鏡鑿楊君謀，都是社中人，楊君謀爲楊天驥千里的弟弟；有一次在蘇州東吳大學演賑災義務戲，戲名血手印，照戲中情節，君謀是被人刺死的，爲求象真起見，預用豬泡盛着血，繫在胸前，別用一鉛皮護胸，以防創傷，豈知臨演時，鉛皮忽然鬆卸，飾兇手的，是君謀的同學，沒有覺察，貿然一刺，鮮血直迸，君謀頓時仆地，看戲的無不齊聲叫好，認爲逼真，豈知弄假成真，君謀失却了鉛皮的遮護，刺中要害，一命嗚呼，結果飾兇手的同學，被判徒刑，飽嘗鐵窗風味，真是冤哉枉也。

春陽社借圓明園路C D C大廈爲劇場，演黑奴籲天錄，鄙人飾黑奴，全身塗着黑色，甚至耳朵裏也是烏黝黝的偏塗着，戲畢卸裝，可是黑色不易洗去，成爲真箇尼格羅了。王培元是唱青衣的，扮相做工都很好，既而春陽社以革命嫌疑，遭當局禁止，培元到南洋香港澳門一帶去遊歷，無非爲避風頭之計，年餘始歸來，春陽社停止，鄙人頗有骨肉復生之感，幸而那張石川的身父經營三發起在大馬路組織鳴社，所集合的，以報人軍人和美術家爲多，張石川，孫雪泥，熊松泉，李懷霜，鄭正秋等，都來參加，鄙

人也加入其中，陣容甚爲整齊，借謀得利試演三天，謀得利在大馬路，本外國戲館，一度爲堆棧，拾級而上，地位很高，試演的是鄭正秋所編家庭實事戲，名惡家庭，由正秋售去家鄉的產業，得五千元墊本，結果連賣了三天滿座，正秋興高彩烈，索性向謀得利長期包演，言定演員月薪二十元，最低的十二元，正秋在此中着實得些利潤，經營三豔羨他，邀着演員共十二位去密談，明天諸演員向正秋提出條件，要求加薪，最低的三十元，高的五十元，七十元，正秋不允，演員辭職，經營三和諸演員訂合同，在大新街口今惠中旅館故址，開民鳴社，郝劍魂演西太后，顧無爲演皇帝夢，顧無爲因此戲被當局捉將官裏去，吃了若干天的官司。

## 戲單一束

鄭正秋他在新劇界裏自處領導地位，經營三開民鳴社，他那裏肯示弱於人，便控石路天仙茶園，開新社，拉了蘇石癱去充台柱，和諸演員拆賬，不支薪金，這時的戲單是石印的，上端新新劇社幾個字，出於林夢鳴手筆；下面尙有劇情圖畫，那是孫雪泥沈泊樓錢癩鶴畫的，此外又有說明書和演員名單，很考究，鄙人把許多舊戲單，付諸裝池，成一長卷，自己爲劇中人的，在名單上加一硃圈，以爲標識，這是鄙人的生活過程，值得留爲紀念的，新社的戲，如貪色報，義丐武七，誰先死，婚姻誤，演員有惜花，雙雲，小雅，警鈴，瘦梅，病僧，幼稚，子青，恨生，詠霞，冷笑，憐儂，雪琴，清風，楚儂等。正秋自己也登場，稻葉風。座價優等一元，特等六角，頭等四角，普通二角，幼童減半，僕票一

角，茶資加一，都標明在戲單上。那小說家徐卓呆兄，和寒梅，則鳴，顧顧，在民鳴社演趣劇一飯之恩，他署名半梅，又和鄙人合演趣劇留聲機器，他飾拐子，鄙人飾伶人，很是滑稽。又西太后一劇，半梅飾准軍統領，鄙人飾榮祿。已故小說家汪仲賢，也是演員之一，他署名優遊，飾侍御吳可讀，西太后由劍魂飾，顧無為飾李蓮英，劇中人有數十位之多。鄙人又和鄭鵠合演鴛鴦譜，鵠為喬太守，鄙人為錢瞎子。又演孫中山先生倫敦被難記，正秋為康德黎，鵠為偵探喬化斯，絳士為康夫人，鄙人為英傑柯爾，孫逸仙一角，由顧無為充任，正秋鵠他們兩人的兒子也一起參加，很是熱鬧，有時為討好觀眾起見，戲畢再加映電影。演新劇的所在，尚有笑舞台，地址在廣西路汕頭路口，演波蘭亡國慘，那伶界偉人劉藝舟飾哥修士孤，汪優遊飾白爾番斯，半梅為白大夫人，鄙人為俄國軍官，陸鏡若為警卒。又演鹿死誰手，那歐陽予倩也來參加。三洋涇橋歌舞台舊址開設民興社，演俠女伶，濟公傳，鄙人加入是客串性質。三馬路大新街的明明舞台，演革命戲萬象更新，那被柳亞子大捧而特捧的馮春航，來飾劇中的姨太太，鄙人起馬吉樟一角，無恐的黎元洪，光明的孫武，飲恨的張振武，演來都很賣力的。

鄙人和李君馨，汪摩陀，史海嘯等到蘇州，出演閩門外民興新劇社，演上海之黑幕，又應鎮江玉英貧兒院募捐游藝大會之招，赴伯先公園演濟公活佛，這時尚請仁山大法師登台說法，藉以號召哩。

戲單中間，附着顧無為演皇帝夢被捕給鄙人的信，鄭正秋的遺墨，劉鴻聲唱道遙律自編的新唱辭，這是任何戲考和戲劇刊物上沒有發表過，很是名貴哩；後面且有名畫家黃山壽親題「遊戲三昧」四個篆書，陳小蝶更題着兩首絕句，如云：「滑稽登場悟夙因，口中三尺幻蓮新，知君自有生公法，肯與蒼生

魂化身。」「猜介足慚名士節，妙言時作散花鈴，若教我輩無雙譜，定畫評書柳敬亭。」又巽情陳構題「摹擬入神。」又云：「化佛先生素擅皮箋，又爲新劇大家，每一登場，扮演古今何等人物，無不形容畢肖，壁吻宛然，洵神乎其技矣，爰綴數語，以誌欽佩。」

### 顯赫一時之馬車

現在通衢大道，是汽車的世界，風馳電掣般的往來着，幾乎觸目皆是了。但據遊歷過新大陸的朋友報告，在美國，汽車真充斥極了，不但每個商人都有一輛汽車，連得學堂上學，都是人各一車；那麼上海的汽車，尙沒有到普遍化的程度哩。在數十年前，上海馬車，顯赫一時，因此通衢大道，稱爲馬路，那馬字的由來，就是指這種衢道，是爲通行馬車而設備的。所以凡屬富商巨宦，他們公館裏，都有馬車間，停置自備的馬車，和現在的汽車間一般無二，每逢暮春時節，天桃著花，龍華道上，寶馬香車，絡繹不絕，那些馬車上，大都戴着麗姝美女，人面花光，相映似畫。也有兩輪而很精緻的，稱爲亨斯美，往往大少爺們自己拉韉，在綠蔭夾道的靜安寺路上兜風，輕蹄得得，斜照一鞭，也是出風頭的舉動，但是這適宜於春夏。秋冬風厲，那當然要用轎式車，亨斯美便告絕跡，所以人家總雇備着馬夫，那些馬夫錦衣窄袖，頗多俊美人物，於是姨太太嬖馬夫，鬧成風流案件，時有所聞。也有開着馬車行聽候出差的，規模最大的，要推龍飛，地點在白克路派克路口，即今國際飯店後面，這時出差到龍華，大約每次二元四角左右。四馬路爲市中心區最熱鬧處，馬車出遊，必兜四馬路，那些有閒階級，每天下午，總要

到四馬路三萬昌茶館，（今大新街口），沿陽台泡一壺茶，目的是看馬車。其實馬車沒有什麼好看，好看的，是馬車上的粉白黛綠嬰嬰宛宛之流，還有那些破舊的馬車，專門在馬路上招攬生意，如大新街到十六舖，每人兩銅圓，但必須搭滿若干客，始開行一次，否則代價太低，馬車認爲不上算哩。十六舖到大新街的馬車，大都停在大有水果行門前，這家水果行是商團司令江一南開的，江一南和革命同志秘密往還，那些炸彈，往往藏置在成束的甘蔗中，的是大膽作風。一南且能畫幾筆花卉，人很風雅哩，又有三茅閣橋塢，也多這種馬車，專供廝養苦力乘坐，穿長衫的不屑參加，當時馬夫方面執着權威的，有四大金剛，這四大金剛都有渾號，渾號叫響了，真姓名反而不憶，一個是火燒木頭，原來他黑而瘦長，外面却很有聲勢，一個叫跑籠套，或許是劇館裏做起碼角色的。一個是癩蔘生，他對於任何一家馬車行都熟悉，時常爲閩人御車。關外馬販來，都由蔘生招待鑒別，他不但善相馬，且善控馬。一個是老升和，他色運亨通，那些長三妓女，往往和他有肌膚之親。總之這種馬夫什九有白相人氣派，如遇相打，他們一呼百應。

人家怕他們的惡勢力，不敢奈何他們。可是有一回，却強人過強，氣餒大煞，原來大新街口，有一家老丹桂茶園，是夏氏弟兄月邇月潤所開的，其實即南市新舞台的前型。勇猛武生張順來，恰在老丹桂唱戲，他喜歡蓄畫眉鳥的，戲畢，兩手提着三隻鳥籠，大搖大擺的走出來，一班馬夫立在馬路中，對於路過婦女，品頭評足，施其吊膀手段，張順來提着鳥籠過來，馬夫不稍讓開，熟視有若無覩，張順來大怒，他是具着好身才的，就飛起左腿，馬夫吃着一記耳光，右腿繼起，又是耳光一記，可算兩頰勻稱，

不偏不倚，馬夫歪戴的帽給他擊下來，馬夫覺的來勢兇猛，已非所敵，祇得退避下來，自認晦氣，不敢動手。

## 茶寮之回憶

記得宋徽宗說得好：「茶之爲物，擅閩之秀氣，鍾山川之靈稟，祛襟滌滯，致清寧和」。茶和酒雖有聯繫性，可是酒性烈，茶味澹，酒若比之俠士。茶賞喻之高人。鄙人喜歡飲酒，也喜歡喝茶，不過喝茶不到茶寮，總在家裏泡着一壺，自斟自品罷哩。原來上海的茶寮，大都嘈雜非凡，極少潔雅之座。可是數十年前，那些茶寮，却有耐人逗留依戀的：愛多亞路棋盤街口，有一家麗水臺，這時洋涇浜尚通着黃浦，臨流高築，明牖做通，附近爲花叢豔藪，彼秦樓佳麗，楚館嬌娃，搔首弄姿，色授魂與，故某詞人有「繞樓四面花如海，偷遍欄干任品題」之句，確是一種實景哩。青蓮閣現在雖尙開設着，可是舊時的青蓮閣，在今世界書局原址，最初名華衆會，點石齋畫報，且把華衆會吸茗品鹽，繪在圖幅中，列入洋場景色之一呢。四馬路上，又有閩苑第一樓，黃夢曉滬事談屑謂：「閩苑第一樓，洋房三層，四面皆玻璃窗，青天白日，如坐水晶宮，真覺一空闊翳，計上下兩層，可容千餘人，別有蓬室數楹，爲呼吸烟霞之地，下層則爲彈子房，初開時，聲名藉藉，遠方之初至滬地者，無不趨之若鶩，後則包探捕役，娘姨姘頭，及偷鷄蕩婦之類，錯出其間，而裙屐少年，反舍此而靡集於華衆會矣」。可知茶寮用玻璃窗，閩苑尙是首創。大馬路永安公司原址爲陶陶居，宵夜館兼設茶座，據說尙是洗冠生出身處；陶陶居隔鄰爲

一洞天，也是粵人開設的，大新街口，有華商消夏樓，當時也很有名。先施公司原址，本為易安居，招牌是楊守敬寫的，賣茶並賣粵式點心；大馬路盆湯弄口，有江南話雨樓，座客常滿；大馬路四川路口有老旗昌，賣榮寶茶，一般鹹水味都集合在那裏，勾引那些水手鬼，幾乎成爲魔窟。妓女標會，必在雲錦里一林春舉行；白相人吃講茶，拆妯頭，大都麪集六馬路的朝陽樓，和雲南路的玉壺春；玉壺春是范剛律師的尊人所開的，范剛常出處爲強盜辯護，此中自有淵源哩。粵妓紛集棋盤街五馬路口的同芳，怡珍，那兩家是望衡對宇的，同芳裝璜得金碧輝煌，兼賣糖果；怡珍兼設烟榻，備癮君子的吞雲吐霧，生涯很不惡呢。最雅致的，要推二馬路洗清池隔壁的文明雅集，那家茶館，是俞達夫開的；達夫，謙禮，別署隨齋，浙江山陰人；爲同邑任隨的入室弟子，人物花鳥，盡得師傳，在上海鬻畫，凡四十餘年；中年後，改仿徐青藤，又參用金冬心筆法，畫格爲之一變，壬戌故世，年六十一歲。還有一家照相館鏡中人，也是俞所開設的，可謂生財有道，且物以類聚，那些書畫家旁晚無事，總是不約而同到文明雅集來談天說地，考古證今，更有一班喜弄絲竹的，又把文明雅集作爲俱樂部。此中有一位擅彈琵琶的，曾刊行琵琶譜，可惜這人的名兒記不起來了。城裏豫園一帶，茶寮很多，湖心亭在水中央，尤爲佳勝，又有鶴亭，船坊廳，綠波廊諸家，綠波廊的名兒，多麼雅雋啊，後來被僑夫易稱樂園，點金成鐵，不復使人注意了。

### 辛亥革命紀念品

記得吳江陳某甫，曾做過革命博物館館長，館中的革命紀念品，當然是很豐富名貴的了；鄙人在辛亥革命，也充當過搖旗吶喊的馬前卒，關於自己方面的，略有一些小小的紀念品，雖比諸革命博物館所藏，實有小巫大巫之別，可是敝帚自珍，却也視同瑰寶。這小小的紀念品，鄙人付諸裝璜，成爲長卷，請了許多名家和黨國賢彥一題，當然聲價十倍，展開第一幅，便是山陰任董叔所撰，金匱錢瘦鐵所書的一段引言，如云：「錢蘇漢，號玉齋，化佛別署也，江蘇人，抗爽好交遊，善歌曲，深通音律，又嗜畫佛，著有中國名人畫史，化佛畫存，化佛造像，及佛光集等，風行海內，所居四隅，悉懸古佛像，因名其樓曰萬佛樓，國內外名流多有題詠」。接着爲滬軍先鋒隊正司令洪承點所發的委任狀，如云：「本先鋒隊委任錢玉齋充第三中隊司務長，務望協力進行，以期早日達到掃滅滿清，建設民國之目的，特此委任，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十年十月初一日」。又軍政府滬軍都督陳英士的獎憑，略謂：「自武漢倡義以來，大陸蛟龍並起，四方響應，漢土光復，我溫濱壯士，投袂奮興，爰舉義旗，膚功克奏，苟非決心於平昔，奚能得志於崇朝，爲國爲民，可嘉可敬，在志士熱心竭力，天職固然，本都督崇德報功，人事當盡，表彰所在，等級略分，想異時掃盡胡氛，銅像鑄由公論，喜今日功成歇浦，錫獎藉表微忱，茲將調查切實出力人員，頒給獎憑，以示鼓勵，計開錢蘇漢光復上海甚爲出力，經人事科調查確實，應給優等獎憑。」又滬軍都督陳贈給鄙人的紀念憑，都是駢四儷六的辭句，極齷齪典麗之能事。原來陳的部下，多民立報記者，和南社文人，所以他發表的文電公事，簡直可和黎宋卿相媲美，因宋卿的秘書饒密信，也是一位大手筆哩。二次革命，鄙人見軍閥慘無人道，自相殘殺，便入紅十字會爲救護隊，共赴前敵七次，

槍林彈雨，幾喪生命。事後得到獎憑一紙，并救護紀念章一枚。這時正會長爲呂海寰，副會長沈敦和，所以獎憑上呂沈都鈐着印，以下都是題識，曹亞伯題：「無非幻夢」，亞伯會救國父出險，他的手跡，不易多觀的。予右任行書題：「化佛革命之紀念品」。鈐一印「關中于氏」。陳其采題云：「負責任，守本分，前之英豪，今之化佛」。王一亭就禪悅的，他就寫着：「即心即佛」四字。姚雨平將軍題：「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」。何俠題：「作如是觀」。謝無量題：「革命未成，而君先隱，萬千億佛，爲衆生病，以畫作壇，如響斯應，是亦救世之苦心，乃見吾化佛居士之大本領」。章太炎題：「是非利害，待後人論定，吾輩縱然稱謂，猶吹劍之一映耳。嗚呼！」吳稚暉題：「佛能作千百萬億化身，大千世界，正似一臺活劇，臺上英雄，即臺下英雄，臺下英雄，又即臺上英雄，過去都成一嘍，百千萬億變化，還朕一佛」。康瓠云：「魔鬼化佛，居士畫佛，既已無我，何必有佛」。太虛題：「佛是英雄化，英雄是佛根，大慈悲大力，方是大雄身」。經頤淵題：「歇補同盟跡已陳，不堪回首老風塵，未來世事和平願，聊集殘編示後人」。陳樹人題：「英雄肝膽，仙佛心腸」。林森題：「度一切苦厄，幻相度人」。田桓題：「入世無非是，此心即菩提」。蔡元培題：「等觀生命，準備犧牲，革命不懈，學佛竟成」。薛篤弼題：「唯佛能化英雄，亦唯英雄能化佛」。胡樸安題：「英雄退步即神仙」。柳亞子題：「革命早充馬前卒，焚香老託竺乾民，英雄仙佛都奚補，難忘優曇示現身」。錢鼎升爲鄙人畫着一像，頗有頰上添毫之妙呢。

## 六個半高僧

釋家歸宗於聖，道家鍊修成仙，釋家皈依我佛，所以在釋家居佛第一等，菩薩次之，第三爲羅漢，第四便是高僧；高僧談何容易，非有大智慧，大顯力不可。民國以來，可稱爲高僧，爲鄙人所熟識的，却有六個半：一印光，他著作等身，刊有印光法師文鈔，有尺牘，有序跋，有雜記，不但蘊義妙奧，文筆亦極雅潔。可是他很自謙，人家呼他法師，他却自稱粥飯僧，說法師不敢當，他把禪機作一妙喻，他說：「月露中天，影現衆水，不但江湖河海，各地全月，即小而一勺一滴，無不各各皆現全月；又江湖河海中月，一人觀之，則其月與己相對，即百千萬人於百千萬處觀之，亦皆各各與己相對，人若東行，月則隨之而東，人若西行，月則隨之而西，人若安住不動，月則不離當處，一人乃至百千萬人，悉皆如是。菩薩於一念中，徧法界感，徧法界應，感應道交，無少差殊，與此一月普現衆水，隨人隨地各見全月，了無有異」。他是陝西郃陽人，駐錫普陀法雨寺的藏經樓，晚年才往蘇州靈巖，發揚佛化，有時到上海來，總住在南成都路的太平寺，這太平寺和供養庵相對，是毗陵盛氏的家廟，不輕見客，鄙人去，却很殷勤接見，回去了又和鄙人通訊，所以至今做笥中尙有他的遺札哩。他八十三歲圓寂靈巖，靈巖造有紀念塔碑碣，上海覺園爲建紀念堂，弘化月刊爲他出生西紀念號。他法名聖量，別號常慚。二諦閑，他是台州人，潛於內典，雲遊四海，到上海來，往南市海潮寺，鄙人去訪謁他，恨相見晚，可是口音不通，談話未免隔閡哩。三道皆，他是北京法源寺的住持，從北京來滬，年已六十七八歲了，有很多的著

作，當時鄙人就邀他在三馬路禪悅齋吃素茶，那禪悅齋是八指頭陀開的，現在已歇業多年了。四太虛，他是提倡新僧運動的，具科學頭腦，有文學修養，得佛學奧旨，編有海潮音數十期，記得有一次，某校請他去演講，他就從佛學講到理化，聽的人沒有個不佩服他的淵博。鄙人和他有識很早，在光復時，社會黨的會所，設在西新橋的仁濟堂，太虛沈澆雲馬相伯等，都是社會黨中堅，鄙人也是該黨的一份子。五與慈，他住持法藏寺，把該寺擴為十方叢林，來掛單的絡繹不絕，這是多大的功德啊！六弘一，弘一便是南社詩人李叔同，風流倜儻，不可一世，早歲曾和鄙人同演新派劇，他幻化女兒身，飾茶花女一角，扮相很明艷，擅音樂，工書畫，做笛中尙有他所書的楹聯和水彩畫幅，作為紀念哩。他賃居上海法租界的卜鄰里，和袁希濂，蔡小香，張小樓，許幻園，設文化社於南市青龍橋之城南草堂，號稱天涯五友，又和烏目山僧，湯伯暹輩，癖海上書畫公會，一時高邕之朱夢廬，都紛紛加入，辛亥革命後，應陳英士招聘，主太平洋報，為曼殊大師修潤斷鴻零雁記，出家後，嚴守律宗，每天子午卯酉做課，衲襖四季如一，和昔日的豪俊，判若兩人，真是奇哉怪哉。還有半個頭，要推寬道，他住持南市三昧庵，喜善舉，沒有宗教門戶之見，抗戰第三年，他募資三百多萬金，救濟各界，這種精神，洵屬不可多得呢。

### 體育界先進

一洗數千年重文輕武的積習，那就要歸功到幾位體育界先進的了。據鄙人所知道的，一位是徐一冰，他是浙江人，瘦長條子，貌不驚人，留學扶桑，專事體育，返國後，設立上海華商體操會，把所學的

柔輿操，啞鈴球杆操，教導國人，會址在南京路高陽里四號，操場却在北車站旱橋附近的王家宅，場址開曠，足容千人的操演，此中人才輩出，如王懷琪，錢琳一，金鐵軍，吳志青等都是。還有一位徐傅霖，那便是婦孺皆知的李阿毛，曾爲商務印書館編過許多體操教科書，這時他得風氣之先，很博得社會人士的稱譽。那體操會的學員，是男女兼收的，陸禮華和湯劍我，是女學員中的佼佼者。劍我喜駕自由車，傅霖是自由車同志，兩人往往並駕齊驅的同出同歸，打成火一般熱，結果成了一對體育夫妻。劍我擅北魏書，可惜在十多年前故世了，傅霖故劍情深，至今他的家中，尙張着他先夫人的遺墨哩。徐一冰死，體操會便告停止。精武體育會，也具悠久的歷史，那大俠霍元甲，即該會發起人，他爲洗雪東亞病夫四字頭銜的恥辱，特地有這組織，可惜成立年餘，他老人家被日本人秋野陰謀毒死，體育界殞去了這顆一顆巨星，這是誰都痛悼的。霍元甲入室弟子盧惠昌，陳公哲，繼續辦理精武會，使之不替，且時常請北方武術教師來，用個別法教導拳棒和其他武藝，成績很不差。旣而王一亭，吳志青，滕克勤，在南市陸家浜組織中華武術會，廣徵會員，最初很簡陋，茅屋土階，沒有什麼設備，後來才改建榭屋。由鄙人去請陞父孫中山寫「耀武樓」三字匾額，恰巧這時國父回廣東，便托曹亞伯轉求，居然蒙他寫來。武術會有關書室，鄙人又代求到章太炎寫「修文優武」四字。二次革命失敗，武術會不能活動，也就銷聲匿跡了。這時有位山東王子平，他是回教徒，硬功很好，和李景林張之江是一流人物，民國五六年間，俄羅斯大力士康泰爾，在北京某戲院擺擂台，他能手折一寸長的洋釘，用電車鐵軌荷在肩頭，每端可懸十個人，很藐視我國人沒有武勇，當時就有人慫恿王子平北上和他較量，王認爲不必臺上比賽，祇須給

些顏色他看，他能領教就算，康泰爾本定表演三天，每座售一圓二角，價雖昂貴，可是賣着滿座，第二天晚上，王子平和他在後臺比賽，後臺是泥地，兩人握手約十分鐘而罷，看的人莫明其妙，翌日，牌上寫着暫緩表演，康泰爾亦即他去。事後，有人去察看兩人比賽的地方，康泰爾站立的所在，泥地上的皮鞋印，有二寸左右的深，可見他用力是很大的了，王所站處，祇略有痕跡，那便是遊刃有餘的明證，才知康的他去，是鍛羽而歸，現王子平尚以傷科濟世，有時晤見他，精神猶很矍鑠，有什麼義舉，他還能有所表演哩。

### 投軍趣事

推翻滿清，光復上海的原動力，大家都知道是義勇的商團團員，當時各領袖公推陳英士為滬軍都督，把小東門大街海防廳改為滬軍都督府，有人說，陳英士不過一新聞記者，沒有軍事智識，不能擔此重任。有人却謂民主國家，為領袖的，不需要軍事智識，有膽量便可。這滬軍都督印，卒歸英士掌握。這時民政廳長，為李平書，財政為沈澆雲，王一亭副之，原來縹雲設有信成銀行，那是近水樓台哩。一切軍隊，均歸都督統制，鄙人等六十餘同志，在西園組織商團義勇隊，或設防，或守倉庫，各有職務，後來義勇隊加入聯軍先鋒隊，攻打南京，這時張勳負隅，非掃蕩不可，聯軍先鋒隊總司令，為徐固卿，呂志伊為參謀，黃克強子一歐，也在其中服務。徐固卿總司令，對於我們加入，很表歡迎，又補充了數十人，成為一中隊。我們六十餘位同志，各為小隊長，那司務長由鄙人担任，便從西園移駐龍華寺內。黨

是來投軍的很踴躍，先驗體格，寫履歷入冊，然後剪辮髮，製制服，那時四金剛座下，都是剪下的辮髮，有數百條之多。這時有個渾名叫小蘇州的，他在六馬路格致書院隔壁精勤坊，臨時搭着矮房，操柳敬亭技，頗能號召聽衆，他也蓄着革命思想，前來投軍。又有一位湖州絲商某甲，他以為陳都督既爲造時勢之英雄，那麼我忝屬同鄉，豈能不追其後，有所建樹，於是毅然決然來投軍。不料明天他的大小老婆和一女兒尋到隊裏來，哭哭啼啼，并在地上打滾，鄙人認爲既來投軍，決不能後悔，否則形同兒戲，某甲也很堅持，不爲兒女情長，而短英雄之氣。林康侯族人祖瑛等三位，都是張緒當年的美少年，也來投軍。龍華寺僧閩人俗姓蕭名希能的，年三十餘歲，軀體很爲壯碩，他也顯拋了經卷，脫了袈裟爲戰場上的健兒，鄙人勸他既已皈依我佛，何必變改行選，他說入世出世，形異而道同，和尚也是國民一分子，豈能不出一分子之力，結果錄入簿冊，頭既光禿，無須剪辮，制服皮鞋，却不可不穿；不料他的尊足，碩大無朋，皮鞋沒有一雙配得上，沒有辦法，祇得穿了制服，腳上却套着一雙僧鞋，上操場操演，現在他老人家爲杭州靈隱寺方丈，能詩，和太虛法師很友善呢。那時的制服是黑色的，白邊的帽子，左臂纏着白布，足穿黑皮鞋，隊長每人一手槍，一電筒，餉每月七元，每人領兩個月餉，預備一星期後出發，共編成三中隊，鄙人爲第二中隊司務長。隊長爲劉舜卿，後被張勳殺死於龍潭，至今未葬。部署一切，夜車出發，這車是鐵蓬的，車廂中鋪些稻草，人即憩坐其上，臨開車時，許多同志的家屬，都挽住不放，大有牽衣頓足攔道哭，哭聲直上千雲霄之概，甚至橫臥鐵軌上，不讓車輛行駛。鄙人的先母，也等到車站，不許鄙人前去，鄙人不敢親自見母，恐見了被他拖住，不得脫身，所以託人代勸先母，說此去

並非打仗，到蘇州去考察的，毫無危險性，你老人家儘可安心回去，稍緩可到蘇州去望望他，先母信以爲真，才廢然而回。

## 夜攻天保城

南團義勇隊，加入聯軍先鋒隊，整隊出發，乘夜鐵篷車赴蘇，在閘門外廣濟橋堍孤兒院暫駐，每天操練兩次，上午七時，下午二時，每次操兩小時，練習開槍射擊，一星期後，奉命移至四十五標軍營，某夜，鄙人等策馬至寶帶橋一遊，到了那兒，把馬繫在樹間，這時明月一輪，天宇澄清，寶帶橋有五十三環洞，跨在滄臺湖上，月光照在水面，粲澈無比，鄙人便和二三同志，閒談散步其間，都以好男兒自居，願爲民族犧牲。於是胸中了然廓然，祇知有國，有民族，把什麼家室咧，子女咧，業產咧，都置諸度外。既而又談到用兵和古今豪傑的成敗，精神之色，不啻當年的岐山方山子哩。過了一天，不料先母果然尋來，鄙人沒有辦法，托一同鄉開四時春點心店的吳春寶勸先母返申，（吳君也是來投軍的）。先母足足哭了一夜。今日回憶，深覺罪戾深重，對不起她劬勞養育之恩哩。軍隊生活，吃的是糙米飯，煮菜沒有油。蘿蔔乾幾乎是每餐必備的常肴，鄙人尙苦得來，那孀牛貴養的林祖琪等，一時與奮前來投軍，但日久吃這飯菜，教他們怎能嚙得下呢，他們三個人便悄然逃走，可是憲兵查的很嚴，結果把他們三人一齊捉得，綁到我們第二中隊來查問，照軍法，逃兵是要槍斃的。鄙人很憐卹他們，便託言這三人並非逃逸，是我差出去採辦東西的。但延誤日期，罪固難得，這請移交本隊來辦理吧，憲兵果然把三人交

給鄙人，消差而去，才得保全這三人的性命。未幾，我們又奉命前進，至南京堯化門紫金山下紮營。我們二十五人合一篷帳，地鋪稻草，晝間枕槍而臥。帳前邏卒二人，輪流守衛，共數十營，刁斗聲，馬嘶聲，旗被颯得獵獵聲，打成一片。鄙人兀是睡不着，當夜十二時，又奉到命令，翌晨六時出發攻紫金山天保城，這時滿人鐵良有兩營兵守着，有機關槍隊，砲隊，很是威武。這夜索性不睡了，整理一切，破曉出發，走了十多里，東方才透曙光，防敵人掃擊，散兵繞走着，緩緩而行，走到九點鐘，被敵人偵知了，一砲轟來，命中我隊，不知死傷了多人，接着又是一砲，打在車站附近，把河中的水都衝激起來，樹木有被削去一半的，我們各奔東西，失了聯繫。可是依舊一鼓作氣，爬向山巔，青苔滑潤，往往傾跌而下，欲速不達，打到日中，沒有乾糧可吃，這時也顧不得許多，胡亂的跑，胡亂的開槍，實在欠於訓練，開槍動輒誤中了自己人。所以死在坡麓間的，大都槍中背部，這真冤枉極了。直到深夜十二時，飢火中燒，加之以渴，體力又極疲憊，恰巧有泉水，即雙手掬水而飲，如獲瓊漿玉液，事後才知道，是名勝一人泉，幸而走着這條路，否則口渴比腹飢還要難熬，也許不能行動哩。下半夜風雨交加，一片喊殺聲，夾着蕭蕭瑟瑟的樹葉聲，那真是悽厲極了。鄙人頭蒙着毛毯爬行，直爬到明晨六時才登山頂，兩旁都是尸體，敵營已熊熊着火，原來鐵良等已於黑夜潛逃，他們臨走，自己縱火焚燒的。

## 南京戰後遺跡

聯軍先鋒隊，佔領了石頭城，於是大家都興奮起來，先衝進馬羣（地名）營內，成卒完全逃去，裏面

，却堆積着許多白菜，不知有幾百千棵，桌子上尚有凌亂的麻雀牌，可知被圍攻的時候，他們滿軍猶好整以暇；正在作竹林之遊哩。煮着兩鍋白粥，他們倉皇逃走，不及進食，正好待我們來享受，時間距離不遠，所以粥有餘暖。我們有似餒虎見着馴羊，把它大嚼一頓，經這一嚼，精神頓時回復，才知道此身尚在人世。鄙人見營中遺有黑字紅令旗一面，急忙把它收藏起來，留爲永久紀念，收殮畢，傳令到來，集合蔣王廟休息。那蔣王廟是供祠蔣忠的，我們到了那兒，自己人見了面，覺得面頰都是青灰色，雙目盡赤，很是可怖，身上的衣服，東穿西破，無復完整，廟中煮着粥，備着蘿蔔乾，藉以充飢，鄙人已在馬羣營裏吃過一頓，不再進食，由他們未曾吃的狼吞虎咽般進着。在吃粥的時候，那蕭希能狼狽而來，手臂中鎗受傷，那時浙軍也來進攻，蕭的手臂，是被浙軍鏢擊的。我們探聽敵方當局的行踪，才知道張勳張人駿鐵良，都從水西門坐小火輪逃走的。我們進太平門司令部駐紮，那司令部本爲陶公館，有花木泉石之勝，地方是很寬敞的。當進太平門時，不意該門被土石塞沒，我們用砲來把塞沒的地方轟打一洞，約有面盆口大小，人才由這竅中鑽進去。那時我們的本部駐鷄鳴寺下的兩江師範學校，鄙人由司令部移居本部，連夜沒有睡眠，這晚正想好好的休息，不料令來，說浙軍兵變，林述慶和鄧文輝等奪都督，以致衝突。我們必須整着武裝，防備一切，不到二十分鐘，又來傳達，說是亂軍紛擾，不必驚恐，我們才得安心。夜間選卒照例是兩人，這夜派二十人守衛，以昭慎重。明天捉來二三十名亂兵，把他們在照牆下殺的殺，鎗斃的鎗斃，尸體積着一大堆。一會兒，又捉來一個人，鄙人瞧見了，很爲驚奇，因爲這人是賣湯糰的，鄙人曾吃過他的湯糰，肉餡微酸，不很可口，認爲是馬肉冒充豬肉，鄙人就去掉了肉餡

，吃著空湯糰。似乎這人做小生意，並不是壞人，經捉來的人說明，才知這人賣人肉湯糰，那麼鄙人所吃微酸的肉，原來就是人肉。這人綁在林間，被黃一歐等用亂刀砍死。既而由兩江師範移駐竺橋陸軍第四小隊，地名馬橋，那兒有孔聖廟。我們曾在廟前擲一團體照；如今尚在敵篋中。這時城內徇路無行人，家家門口都標着歡迎大漢同胞的字條，因為皇城一帶，任的都是滿人，深恐歧視。所以故意放此烟幕彈的。那五鳳橋河水已涸，積尸尤多，真是慘絕人寰哩。

### 留京餘話

我們攻克了南京城，國父孫中山由南洋歸國，先到上海，再由上海到南京，就大總統職後，他親臨竺橋陸軍第四小學我們駐紮的所在來慰勞一番。他攜來兩大木箱，我們都猜不出其中所藏的是什麼玩意兒，後來啓着蓋，把東西搬出來，才知道都是布面燙金的聖經，凡中上級軍官每人贈送一本，鄙人也獲得一冊，國父更向我們演說，無奈他說的廣東官話，聽不清晰，無不引為遺憾。翌日，那投軍來的小蘇州，到紫金山上去閒逛，檢到一顆砲彈，他好奇，把彈殼中的白藥炸藥倒在石上，然後復後聞地出烟捲燃吸着，不知怎樣，那炸藥忽然爆發，轟然一聲，烟霧迷漫，過後，人們趕去一瞧，那小蘇州眉髮已焦，目睛可怖，嘴脣腫起，無復人狀。同伴急忙招呼赤十字會人員來，施以救療，才得保全生命。有一天，鄙人和同隊隊員，由中正街趁小火車到三排樓，鄙人坐在第四列車裏，憑窗外眺，將到車站，忽一隊員，急欲下車，從第一列車中一躍而下，豈知站立不穩，倒仆於地，雙足適橫於鐵軌上，當即被車輾過

截去，鮮血淋漓，爲之慘不忍觀。我們營房隔壁，爲國恩寺，中蓄放生豬，肥碩異常，每頭約二百數十斤，給我們隊伍中人，宰殺充餽，中有一偶像，紅頂花翎，很是輝煌，據說是洪楊之役，他據守南京和洪楊抵抗很力的。軍人們便把它移到空場上，上寫張勳二字，把它當作鎗靶子，作打靶之用，卒把這像打得肢斷頸折，遍體窟窿，軍人才拍手大笑而罷。原來張勳在南京會施暴力，見沒瓣子的認爲革命黨，立即殺害；尤以兩江師範學生被殺更多，於是已剪辮的，出外必裝一假辮，纏繫在瓜皮帽上。有一次，某學生戴着綴繫假辮的瓜皮帽外出，訪某同學，既至某同學家，覺得很熱，把帽脫去，至門外小洩，不意恰巧張勳的邏兵經過，見了立拔指揮刀把他殺死，殘忍之至。所以張勳給我們的印象非常惡劣，難怪他們要把木偶當作張勳一洩怨毒了。我們所住的地方名馬標，那兒爲清軍的馬隊蓄馬處，有二百多匹戰馬，我們佔領了南京，清軍逃逸無踪，沒人管理，馬溝街亂跑，鄙人手下的一個兵卒，捉了一匹駿馬來獻給鄙人，那馬是沒鞍的，鄙人就騎着沒鞍的馬練習着。沒鞍的馬，俗稱滑背馬，是很難騎的。鄙人居然能騎着上山，鄙人又在馬上練習雙手開槍，架上懸着四個洋瓶，用繩連繫，繩一抽動，四個瓶在空中動盪着，鄙人就在相當距離外雙鎗同放，一槍中兩瓶，四瓶同時擊碎，當時雄豪之氣，如今却有髀肉復生之慨。我們沒有事，常乘着人力車去遊逛，那些人人力車夫見到軍人，總是托言不會吃飯拉不動，我們却先給他錢，車夫便和神行太保般很迅速的拉到目的地。我們是戴白邊帽的，他們從此把白帽作爲標記，說是白邊帽的老爺，化錢最爽快，我們知道了，爲之嘔噓，有時到雨花臺去檢石子，可是雨花臺的大都是黑和白的，很少色澤，從雨花臺下去約一二里。那兒却有五色石子，我們裝了滿袋而還。雙十

節，軍隊北伐，我們返申，留京共七十三天。

## 五花八門之藏扇

扇所以障面，因有便面之稱，顏師古漢書注：「便面所以障面，蓋不欲見人，以此自障面，則得其便，亦曰屏面。今之沙門所持竹扇，上袤平而下圓，即古之便面也。」可知扇不僅拂暑之用。古人四季都手執着那麼一柄，幾乎成爲習慣，一般遊藝家，却饒有古風，不論寒暑，扇不離手，那是幫助小動作，使表演方面，越發靈敏。鄙人雖曾粉墨登場，可是已很久不彈此調，但暗扇成癖，每年梨花寒食，即開始用扇，直要用到龍山落帽爲止。集扇約有六百餘柄，扇骨有湘妃的，象牙的，棕竹的，梅鹿的，紫檀的，玳瑁的，鳳眼的，檀香的，斑竹的，刻竹的，燙花的，桃絲的，烏木的，雞翅木的，羅漢竹的，嵌螺甸的，銀絲棕的，波羅漆的，洋漆的，每扇必備一錦袋，或刺繡，或剪絨，或挑羅，或刻絲，或駢金，或打子，或織絨，或十錦，費了很多心血，才得把它聚集攏來。至於鄙人的頑扇，却和尋常不同，往往頑些花樣出來，有生肖扇十二柄，由十二位畫家執筆，如柳漁笙的鼠，錢文彬的牛，張善子的虎，洪庶安的兔，熊松泉的龍，胡藻斌的蛇，金碧艷的馬，張大壯的羊，朱文侯的猴，商笙百的雞，陳青儔的狗，張聿光的豬，都是很工緻的。又梅花扇十柄：有綠，有素，有綠，有墨，有雙鈎的，有沒骨的。又有五倫扇，父子的，王一亭書，王季眉畫；兄弟的，謝公展畫，謝介子書；夫婦的，何己廬書，顧青瑤畫；朋友的，二十餘人簽名題識，惟有君臣不易配合，祇能將就從事，楊哲子書，袁寒雲畫，寒雲

爲皇二子，總算搭着些御氣宸風。記得寒雲北返津沽時，行裝待發，鄙人又求得他書扇，以爲臨別紀念，他在扇面上寫一很大的佛字，下加識語云：「丙寅歲暮，將北歸，化佛夜過旅舍，索書爲別，朔風吹雪，又逐逐輪蹄間矣。」一面情梅蘭芳畫雁來紅，極珠璣璧合之妙。又有老少扇，老的各人寫一壽字，關榕祚八十五歲，陳重威八十二歲，湯子章八十二歲，李芳孝，他是回教徒，年一百十三歲，宋文蔚八十二歲，莊清華八十二歲，盧鴻痕八十一歲，裴可桴八十歲，喻長霖八十歲，王同愈八十二歲，馬相伯九十六歲，沈心海八十歲，伊立勳八十歲，寫的十三人，共一千二百廿一歲，由蔣竹莊加跋，其時爲丙子秋，鄙人年五十有三，隱已十年了。少的，莊翔聲子祖怡書，年十二歲，孫味蘊子大千畫山水，年十三歲，真是相映成趣。又有革命扇，林森，陳其采，吳稚暉，陳樹人，薛篤弼，蔡子民書，經亨願畫。又藝術扇：歐陽予倩，黎錦暉，江小鶴，張丹斧書；丁悚，光宇，淺予，少飛，顧鳴畫。又金釵十二譜，原來是十二柄畫虎扇，也很難得，又五朱（諧聲錄）十錢扇，五朱爲汝珍，元樹，寶瑩，其石，圮瞻，五位都是朱姓，十錢爲名山，瘦鐵，雲鶴，石仙，一海，崇威，枕霞，海龍，向明，鼎，十位都是錢姓。又叛徒扇，文學叛徒胡適之書，藝術叛徒劉海粟畫。又雙鐵扇，錢瘦鐵鄧鈍鐵二金石家拓印，又九雲五松閣十四柄，萬佛樓扇三十柄，百芝千齡扇三柄，又某年獲得一古泉，有龜鶴延年四字，就集合廿餘人在扇頭上各畫一龜，一面由王二亭書鶴壽二字。又勝利扇，這是最後，汪仲山的開門見喜，姚虞琴的喜氣畫蘭，徐小隱的喜上眉梢，畫材必含有一喜字，尙沒有配合齊全呢。

## 孫黃二公之墨蹟

孫中山和黃克強兩公，是開創民國的元勳，鄙人和兩公，却見過數面，並結翰墨之緣，這是很引爲榮幸的。那時孫公的住宅，在舊法租界環龍路六十三號，他另有辦公處，在住宅的斜對面，門牌爲四十四號。後來華僑們代購莫利愛路十九號洋房一所贈給孫公居住。某年，孫公經濟拮据，把屋抵押人家，華僑們知道了，化了五萬圓替他贖回。以上三個地方，鄙人都到過。鄙人去見他，雖賓客滿座，他却很殷勤的招待鄙人，打着廣東官話和鄙人談天，這印象迄今猶在腦幕中呢。這時鄙人正在演劇，他就伸紙拈毫，爲寫「作如是觀」四字橫幅，上面的稱呼，是「化佛劇家屬」，下署孫文，給鄙人留念。後來鄙人脫離戲劇界，從事書佛，孫公已返廣東，特由郵寄來墨寶一幀，「无量佛，化佛仁者鑑」數字，寫得很勁拔有致，鄙人直把它視爲瑰寶。做箇中所藏孫公的手蹟，尙有一象贊，作北魏書，縱二尺許，橫一尺，也很可珍。贊云：「明德之後，必有達人，卓哉令子，乃紹賢君，庭闈訓義，鄉黨稱仁，幸瞻儀範，允式典型。十二年五月，孫文。」黃克強住在福開森路，鄙人去瞻訪他，他把所擁半身像給鄙人，并在照上親題幾個字：「化佛同志紀念，克強。」鄙人珍藏不敢失，又有墨蹟：「抽刀斷水水更流。」作行書極秀逸，驟見之，幾不知是手握虎符的偉人物所書的。他是咯血而死的，他的計聞很是別致，僅和明信片差不多大小，四號鉛字排印：「黃公諱興，字克強，痛於民國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午前四時，疾終滬寓，享年四十有三，經於十一月二日午前五時入殮，謹定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在福開森路本宅開弔，二十二

日舉殯長沙，哀此訃聞。子一歐，一中，一美，一球，女振華，文華，德華，主哀友人孫文，唐紹儀，李烈鈞，蔡元培，柏文蔚，譚人鳳。一洗尋常的俗套，某次開東帖展覽會，鄙人就這訃聞陳列會中，很引起觀衆的注意。他生前兩手祇九指，有人說他在黃花園一役中拋炸彈去的。但據鄙人所知，那時他在南京，夏天在船室（俗稱旱船）中辦公，開着電風扇，一重要公文被風一吹，吹在電扇葉子間，克強貿然去取，一指給電扇軋去半寸許，外間不知，才有此誤傳。克強能詩文，有時秘書擬的稿，他認爲不愜意，便自己動筆，或改寫數個字，居然點鐵成金，秘書都很佩服他。他的詩，鄙人當時抄錄着，如今尚存在，三十九歲初度作云：「三九年知四十非，大風歌罷不如歸，驚人事業隨流水，愛我園林想落暉。入夜魚龍都寂寂，故山猿鶴正依依，蒼茫獨立無端感，時有清風振我衣。」詠鷹云：「獨立雄無敵，長空萬里風，可憐此豪傑，豈肯困樊籠。一去渡滄海，高揚摩碧穹，秋海霜氣肅，木落萬山空。」題林烈士遺集云：「漢上風雲紀後先，中原光復倍凄然，不知何處其弘血，只剩遺編是昔年。」祝湖北國民日報云：「萬家籟歌又宜春，婦孺歡騰楚水濱，伏臘敢忘周正朔，輿戶猶念漢軍人。飄零江海千波譎，檢點湖山一壘新，試取琴言閱興廢，相期臚覺副天民。」

## 中國名人畫史

記得在乙卯年，粵東梁鼎芬的哲嗣松垞來滬遊學，和鄙人一見如故，他能彈古琴，鄙人很羨慕他的雅奏，他對於鄙人的繪畫，却有嗜痂之癖，因此朝夕過從，稱爲莫逆之交。明年，松垞將還粵東，他把

所藏乾隆時曉笑堂周竹莊所繪的名人畫冊凡數十幀送給鄙人，并說你擅六法，必能傳竹莊先生手跡於當世，不僅臨別留念罷。鄙人獲得此稿，欣喜的了不得；便按圖臨摹，每成一圖，便請一友人寫傳於左，共若干年，全圖告竣，由戲劇文藝社印行，名爲中國名人畫史，全部兩冊，當時很風行一時，可是如今已絕版了。封面題簽，出王一亭手筆。裏頁題簽的，爲吳藏龜，和天台山農，現都下世有年，所繪的人物，有文士，有武將，有才女，有高僧，以及忠臣俠客，無不兼收並蓄，如楚項羽，司馬遷，張橫渠，顧虎頭，陶靖節，孟浩然，柳柳州，劉禹錫，龐德公，郭汾陽，王摩詰，張中丞，顏忠節，東方朔，蘇子卿，嚴子陵，王右軍，賈賓玉，元微之，王介甫，歐陽修，黃魯直，楊椒山，常遇春，達公，虞姬，班婕妤，曹大家，蘇若蘭，姜詩妻等各具面目狀態，臨摹之際，却很費心思呢。圖旁寫傳的，有吳我篤，奚燕子，張冥飛，戚飯牛，任董叔，劉公魯，袁寒雲，朱鷺籬，陳剛叔，鄭鵬鵠，汪切齋，范君博，劉豁公，裴君健，張光宇，鄭曼陀，平襟亞，文幻俠，燕山小隱，孫雪泥，徐卓呆，張心蕪，江一南，許天隨，憚秋星，嚴譚聲，楊塵因，高劍華，許嘯天，舒舍予，周劍雲，汪英賓，吳秋颯，汪龍超，錢瘦鐵，朱少坡等。當時徵求許多友人的寫作，往往風雨跋涉，弗憚辛勞，或有直造其人的寓廬，至七八往返才獲得的。會幾何時，這許多友人，却已生死參半了，偶然檢閱，真令人不勝感慨系之呢。題辭的，有葉楚傖，鄧正秋，唐駘，莊開，楊德溥，吳稚暉，柏文蔚，清道人，張祖翼，楊了公，程瑤笙，錢病鶴，章太炎，汪淵若，孫中山，吳昌碩，周瘦鵠，歐陽予倩，徐郎西，丁慕琴，都很足增加是書的價值。其他如柳亞子詩云：「優孟衣冠見性真，便揮妙筆著傳神，我來獨抱蒼茫感，不拜英雄拜

美人」。「鄒笛山陽涕滿胸，葫蘆長柄斷江東，知君不薄今人者，儻許拈毫寫士龍」。張丹斧詩云：「青史名收骨作塵，幾朝文物付殘輪，時流何限丹青手，獨有錢生畫古人」。胡樸安詩云：「古畫無虛構，下筆得其真，楸枰具故實，昭然若列陳。道子善畫佛，虎頭能寫人。錢子精繪事，筆妙更翻新。古人今已逝，奕奕見精神」。陳小蝶云：「滑稽登場悟夙因，口中三尺幻連新；知君自有生公法，肯向蒼生現化身。狷介足衡名士節，妙言時作散花鈴；若教我畫無雙譜，定畫評書柳敬亭」。天虛我生更爲製金縷曲一闋，較長不備載。這書印竣，歸儉德備蓄會發行，定價每部四元，外埠銷去很多，甚至有外洋來函購的，鄙人認爲精神上的大安慰。

### 梅歐佳話

記得宋代文章之士，有所謂梅歐，那梅是梅聖俞，歐是歐陽永叔，鄙人不是文學家，那裏誣談文章的流派，這裏的梅歐，是指梅蘭芳和歐陽予倩而言。鄙人認識梅蘭芳，由袁寒雲介紹，他是伶人，鄙人也涉身伶界，他擅繪事，鄙人也喜塗抹，所以流瀟一氣，頗有相見恨晚之感。鄙人三十初度，他在北平知道了，即繪無量壽佛直幅一寄給鄙人，以代祝壽，這畫至今尚保存着，作爲紀念。某年，顏惠慶出使蘇聯，招梅蘭芳去演戲，把我國的歌劇，奏唱於異方殊俗，無非作藝術之交流而已。鄙人探知了梅的行程，便備一花籃，送到吳淞口船上，這時遇着周劍雲鄭正秋，和一班明星影片公司的演員，原來他們是來送胡蝶女士的。因爲胡蝶女士也是應招前赴蘇聯，和梅蘭芳同行，大家都是熟朋友，歡然握手，

可是驪歌遠唱，却又爲之黯魂消呢！臨別，梅蘭芳問着鄙人，將來回國，帶些什麼東西給你？鄙人說，任何東西都不要，我正在集藏火柴盒，請你帶些火柴盒給我，那已感激不盡了。他果然念念不忘在心，回國時，把蘇聯的一千數百種火柴盒投贈鄙人，鄙人爲之欣喜欲狂，稱頌故人情重不置。那歐陽予倩，爲新劇同志，又同事民鳴劇社，當然相識很早，他曾贈給鄙人賈抗儷合影一幀，這對賈抗儷真風趣極了，予倩化作女兒身，他的夫人，反如黃崇嘏般變作男子，且風度翩翩，大有濁世佳公子之概。予倩尙有一位昆仲劍秋，唱青衣很有聲譽，如今不知寄跡何處了。予倩當年，也以歌扇舞衫，獻藝紅氍，他的拿手戲，有饒頭庵，思凡，黛玉葬花，寶蟾送酒，做工細膩，爲任何伶人所不及。庚申之春，南通張季直建更俗劇場和伶工學社，請歐陽予倩主其事，又招梅蘭芳前去表演，特請梅歐閣以爲鴻雪，一時名流，如費師洪，呂鹿笙，方唯一，金滄江，袁寒雲，劉烈卿，徐濟廬，曹文麟，黃炎培，何簪庵，和張公子孝若，紛紛題詠，刻有梅歐閣詩錄一冊，首冠季直六十五歲像，次爲梅像，年二十六，再次爲歐像，年三十，又有更俗劇場，梅歐閣照片，梅蘭芳黛玉葬花，遊園驚夢，千金一笑，天女散花，女起解，春香鬧學，木蘭從軍，琴挑，貴妃醉酒，嫦娥奔月，和予倩饒頭庵等劇影，這書爲非賣品，流傳不多，很是珍貴。書中附有梅歐二人之詩，梅蘭芳呈季直云：積慕來登君子堂，花迎竹護當還鄉，老人故自矜年少，獨愧唐朝李八郎。因季直寓梅於花竹平安館，故詩中述及之。予倩也有一詩贈梅蘭芳云：一孔雀舞炎桂，鵝鵝抱寒枝，近郭樊籬密，入林燈燧稀，人生貴適性。貧賤安足辭，南園樹婆羅，柯葉正華滋，好鳥棲不巢。惡鳥翔不棲，瞻顧復瞻顧，問子將何之？可見當時風流雅韻之一斑，如今季直

已歸道山，那更俗劇場，梅歐閣，雖經事變，幸未燬去，劇場有一聯，尙屬季直遺墨，如云：「真者猶假，假何必非真，看諸君粉墨登場，領異標新，同博尋常一笑粲。古式勝今，今亦且成古，歎三代韻識如夢，窮本知變，聊應對酌百家長。」

### 羣英會

在某年，獲得一日本人所製的宣紙紀念冊，那紀念冊作扇形，外面的套子，也是扇子式，冊子尙有古錦的封面，四週是金的，鄙人愛好的了不得，因想梨園中人很多精於書畫，就請他們揮毫點染其上，題著一名稱「羣英會」，借用戲名，含有雙關意義。第一頁便是梅蘭芳的行書，第二頁是梅的花卉，鈐着綴玉軒的小印章，娟秀雅逸，韻味天然。所以某名士稱譽他：「取法周昉之圖，佩環可掬，想見徐熙之妙，花草增輝」。梅之藝事，確可賞之無愧。記得吾友趙君蒙潘毅華等，曾爲韓刊梅蘭芳專集，銅版圖中，也都登載着他的畫佛畫菊；他的畫佛，可入冬心之室呢。紀念冊的次頁，是程硯秋的真書，錄白香山詩，真書不易寫，而艷秋寫來平整勻稱，非有功夫不辦。再次爲荀慧生的墨筆山水，用米家的大闊點，饒有夏意。接着爲言菊朋的行書，錄陋室銘，亡友遺墨，倍覺可珍哩。尙小雲畫松菊，數朵清潤，神韻俱備，并有題云：「歲甲戌初秋，旅居滬上，奏藝黃金，一日化佛先生持畫冊來，丐雲補其缺，展視之，珠玉堂前，琳瑯滿目，不自藏拙，勉繪松菊，以博大方家一粲云爾」。鈐印三，一尙小雲印，一綺霞，一芳信齋。和上面的梅蘭芳，程硯秋，荀慧生，所謂四大名旦，一冊中俱全的了。又買璧雲墨筆

畫，清筠萬竿，襯以坡石，翳蒼之趣，溢於楮素，變年豐雲畫聲紅氍，樊山葦日夕觀賞，授贈唱和之什，積成卷軸，後來刊有聲雲集，如今風流銷歇，樊山物故，璧雲也已下世了。又周信芳作瘦金體書，錄宛陵詩，也是佳品；下爲王芸芳的設色山水，小樹臨流，長堤柳拂，而山亭一角，蕉竹掩映，絕妙江南初夏風景。又陳嘉璈篆書，也極古雅。姜妙香畫黃菊，而以紅酣楓葉點綴其間，益覺清妍可喜。妙香的畫，素來有名，喬公贈以詩云：「姜郎能畫復能歌，秋菊春蘭未易多，欲付紅牙酬白石，老夫毫髮奈詞何」。推重如此，其藝亦可想而知了。次爲金碧豔書，錄佛家語，他是金少保息侯的猶子，曾從適袁寒雲，所以他的書法，和寒雲手筆，有虎賁中郎之似。再次爲智農時慧寶書，時慧寶常在台上營業揮毫，凡具周郎癖的，沒有個不知道他是擅於八法。據聞此老尚健在，惟久不袍笏登場了。歐陽予倩行書極灑脫，寫山歌一首云：「妹相思，春來正是看花時，郎若遲來花滿地，郎若早來花滿枝」。大有召南標梅之意。又馮子和臨散氏盤銘，尤爲難能可貴。子和另爲鄙人書扇，合此可謂雙璧。子和生前，曾在長浜路辦一義務學校，使伶界子弟，都受相當教育，這種頭腦，在伶界中堪稱鳳毛麟角，他的住宅，在雙多亞路南京大戲院對過，現已幾經拆造，似乎爲一賣餅家了。子和別署春航，柳亞子捧之很力，爲刊春航集，當時蒙子和見贈一冊，今通覓不得了。他和亞子過從，也就加入南社，從南社社友越流冥飛學詩，一經指導，便能自作韻語，鄙人見過他詩三首，過小青墓口占云：「小青遺跡儘徘徊，若夢浮生劇可哀，千古湖山多荒塚，曾移明月二分來」。留別西湖云：「此日別杭州，何時續勝遊，山靈如識我，再放木蘭舟」。憶孤山云：「柔風細雨黯杭州，遙憶湖山幽處遊，長笛一聲雲際落，恍聞嫠婦泣孤舟」。

聰明人真無所不能哩。鄙人的冊頁尚缺着一張，擬俟王瑤卿來，請他大筆一揮了。

## 已往之園林

亡友胡寄塵，不愧爲老上海，他知道味蕪園愚園的遺址，在他的筆記中有那麼兩則：「味蕪園在靜安寺路，本爲西人格龍氏別墅，清光緒八年，爲無錫張鴻祿購得，題曰味蕪園，又稱爲張園，建時地二十餘畝，歷年拓展至七十餘畝，有廣廈一所，曰安塲第，頗宏敞，具饌可容千人，西南隅有高樓。可望遠，自光緒十一年開放任人遊覽，約歷三十年而廢，今靜安寺路慕爾鳴路麥特赫斯脫路間，爲其遺址，已改建市房及住宅矣」。『愚園原在靜安寺東北半里許，清光緒十六年，四明張氏所創葺，後屢次易主，民國五六年後廢，今西區愚園路，即以園而得名也。園未廢時，其假山上有花神閣，春秋佳日，遊屐甚衆，車轍所經，猶如昨日，乃忽忽二十年矣。』以上兩園，都是鄙人舊遊之地，那張園主人張鴻祿，字叔和，這時他已六十多歲，大塊頭，蓄着小鬍子，是前清的候補道。我們去遊蕪，他很客氣的招待着。安塲第設着几案，任客品茶茗坐，有時聘林步青在那兒唱灘簧，以娛來賓。林步青靈心四映，任何什麼新聞，他知道了能隨口編唱，很博得聽衆的歡迎。妓女林黛玉，張青玉，陸蘭芳，金小寶，常在安塲第口泡茶據坐，無非便於招呼熟客，給李伯元輩瞧見了，即在小報上開玩笑，說林張陸金四校青，是安塲第的四大金剛，於是一經傳播，婦孺皆知妓界有所謂四大金剛了。每逢星期日，有陳聽彝其人，他是湖北水泥廠廠長，手面很闊，常駕雙馬駢列的馬車，并帶蘇媛媛張寶寶兩妓女，到安塲第來喝茶，很引

起人們的注意。鄙人也見過他，年約三十多歲，小鬍子，黑黑的臉，胖胖的身材，據說也是倭補道哩。全國鐵路大會，是孫總理主席，又南北議和大會，都在安塹第舉行，在民國歷史上，確有相當的關係呢。安塹第的後面，設着一家照相館，矮玻璃房，牌號維新，陳列着四大金剛的照片，又有梁溪李寓，鷓波小樹，藍橋別墅等名妓豔影。藍橋別墅，年逾花信，高顴骨，貌僅中人，可是風頭很健，鷓波小樹，名既庸雅，人亦嬌小玲瓏。她們臂上戴着金釧，往往多至四五副，真累贅極了。那文藝新劇社在張園空地搭一棚，表演新劇，由日本歸來的王鐘聲主持，管海峯，陸露沙，張紹棠，前來客串。那張紹棠是美國留學生，會教馮春航跳舞，的是一時俊髦。售票分二角，四角，六角，有布景，晝夜往往滿座，闕柯之是常來看戲的，遊張園，總順到便愚園閒逛。愚園一度為常州人劉葆良所有，園中具亭臺竹木之勝，和張園的一味空曠，大相逕庭；且蓄着猩猩孔雀吐綬鷄，以邀遊客的觀賞。南社同人的雅集，常假座愚園，柳亞子的南社紀略也記載着：「清宣統三年辛亥正月望日，正午十二時，第四次雅集，在上海愚園杏花村舉行，愚園在後來是成為我們的大本營，這次却還是破天荒呢」。可知杏花村是愚園勝地之一，不僅花神閣哩。此外尚有徐園，本在新開橋北老唐家弄，主人徐凌雲，很風雅，有蘭花會，菊花會，牡丹花會，真曲會，書畫會，每逢開會，裙屐聯翩，頗極一時之盛。後來把園移到康腦脫路，地址較小，直至抗戰後，才拆去改為市廛。大西路有留園，空曠適宜於夏日納涼，晚間有京戲，灘簧，影戲，通宵達旦。又亨白花園是搶留園生意而設的，晝夜開放，也是百戲雜陳，這許多園成為過去陳跡，那葉家花園，半泓園，才起而為代了。

## 藝乘書畫社

上海是人文薈萃之區，雅士藝人，往往有書畫社的組織，如什麼題襟館咧，停雲社咧，爛熳社咧，書畫善會咧，宛米山房咧，中華社咧，甚至洋畫家也有天馬會咧，白鵝會咧，無非揄揚風雅，提倡藝術，宗旨都很純正的，鄙人也有藝乘書畫社的組織，初時設在勞合路莫悟奇的松石山房樓上，莫悟奇的幻術，出神入化，可謂婦孺皆知，他是宜興人，所以善製紫泥器皿；他常用素紙剪成雛型，黏疊了，給工人仿着捏製。他又具着美術思想，所製的，或以玲瓏勝，或以古樸勝，很博士大夫的歡迎；他又雅擅盆栽，稚松矮梅，和以翠竹，成爲歲寒三友；或片石鱗岫，旁綴枸杞，紅實纒纒，也很具詩情畫意。到藝乘書畫社的來賓，必先經過他的松石山房，清雅之氣，撲人眉宇，已給人們很好的印象，登樓入座，可以品茗閒談，隨意觀賞書畫。蒙樹培，劉公魯，王陶民，是常來的；但總覺地位偏促，後來三馬路雲南路口，有一幢房屋空着，鄙人就把它租賃下來，將藝乘書畫社移到那兒去，前半間陳列書畫古玩，後半間附設米家船裝池，樓上借給一位名律師做事務所，於是把家中所有的瓶盞鼎敦，以及許多高尙玩意兒，公開供客觀賞，并在那兒開過六次書畫展覽會；沒有客來，鄙人即就案頭揮毫畫佛，朋友前來，便請他們題識。有一次狄平子來，他老人家不加思索，立寫：「世界本圖畫，筆底現莊嚴」二句，很足爲畫佛張目。又有一次，張丹斧和黃梅庄同來，鄙人請丹斧題，丹斧說，沒有什麼可寫，鄙人一定要他題，他就題着：「此佛足以打倒金農。題句者張丹斧，旁觀者黃梅兄」。雖不倫不類，却別饒趣味，如今都

成遺囑了。楊了公，賂亮公，楊哲子，常爲不速之客，賂亮公，四川巴縣人，會爲吳祿貞將軍的秘書，性剛直，任何人不對，他便作灌夫罵座；却和鄙人很講得投契，他酒量很好，常和鄙人對酌，喝的高興，即打一電話，叫小有天兩塊錢的和菜來，且斟且啖，幾乎中午喝到旁晚，晚飯也就連在一起了。某日，謝公展來畫菊，介子丁公聯句爲題，鄙人叫他們不要枯索，不妨酒潤詩陽，拉來同飲，這時題詩尙少一結句，想不出得當的來，可是時候已不早，鄙人囑咐學徒招呼，自己換回家去，了公却把鄙人一把拉着，說壺中餘酒尙多，不能不盡壺，鄙人說，再喝要醉了，了公謂醉了才放你去，鄙人就笑嘻嘻的說道，這真所謂家家扶得醉人歸了，了公頓時拍案狂叫道，有了有了，鄙人聽得直跳起來，問他有了些什麼？他說，題詩沒有結束，不妨就用家家扶得醉人歸成句，不是你提起，我却想不起來呢。了公的風趣，尙不止此，這天，藝乘社來的客人很多，後到的沒有置座的地方，鄙人對來客道歉，說對不起的很，這兒地位實在太不舒暢，失於款洽，時了公亦在旁，便道，室雅何須大，況來客不是天天這樣多的，在平時已很够盤桓憩息了。你要知道，人須知足，睡則一床一舖，吃則一葷一素，穿則一縷一布，妻則一正一副，錢則要用即付，那便是神仙，其他有何企求呢。聽的人沒有個不軒渠，楊哲子自洪憲帝制失敗，意興頹唐，常藉書畫遣愁消慮，他寫的一手很好的行書，又能畫幾筆紅梅，虬枝疏蕊，雅韻欲流，散笥中至今猶留有他的手跡多煩哩。

## 十壺春

三十年來之上海

古人對於飲茶的著作，真多極了，所可舉列的，如陸羽的茶經，蔡襄的茶錄，溫庭筠的采茶錄，宋徽宗的大觀茶論，顧元慶的茶譜，陸樹聲的茶寮記，聞龍的茶膳，田藝蘅的煮泉小品等等，都是很著名的。鄙人素有茶癖，覺得扶桑人愛綠茶，綠茶解渴清脾，當以杭州汪家的家園為第一。歐美人愛紅茶，紅茶有消食去油膩之功，無非把它來替代咖啡。那紅茶却以鐵觀音為最佳，最好是桐廬生涼，蒸窠晝永，和二三素心人，隨意談天，一方面由解事奚僮，燃松子瀟清茗，既能擇水，又知火候，一一斟來，先賓後主，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得，那時兩腋風生，快慰無比，古人所謂一人得神，二人得趣，三人得味，非親自領略，決不能知道其中的妙奧哩。前人飲茶，往往注意茶壺，茶壺以紫砂為第一，能保持茶の色香味，最上品的，為供春壺，時大彬輩次之，陳壺徐壺，更為次物，可是這許多名貴的茶具，是不易獲得的，即一旦陳列骨董舖中，也非窮措大力量所及。鄙人不得已祇能不求古，而求其式樣的雅緻，蒐羅了多年，購得了若干壺，朋好按我所好，贈給我若干壺，恰巧湊成十數。茶壺的式樣，有方的，圓的，扁的，長的，高柄的，海棠式的，每壺都有書畫，俗的，尋常的，雷同的，過大的，過小的，都在擴棄之列。壺各具名目，如什麼覆斗咧，圓珠咧，茄瓶咧，合歡咧，葵方咧，梅花咧，金盞咧，周盤咧，邊鼓咧，桐葉咧，都是很可把玩的，又配上十隻鼻烟壺，完全瓷質，黑地白花，明成化年製，畫面上的圖紋，有花卉，有草蟲，有翎毛，或繪鐘馗咬鬼，或作雪中送炭，也很有意思。有人說，鼻烟，明萬歷年間義大利人利瑪竇來華帶來入貢的，成化在萬曆之前，利瑪竇沒有入貢，那裏來的鼻烟，更那裏有什麼鼻烟壺，這無非是精緻的莎藥瓶，自從清初滿臣都嗜鼻烟，後來趙之謙又撰勇廬閒話，把鼻烟的來歷



山中，擬建樓以實之，而苦於無資，一旦幡然曰：何必先構樓而後畫佛，何不先畫佛而後構樓，且即以畫所入爲構樓之資，錢化佛，佛亦化錢，如是如是，善哉善哉。爰舉此意，循告友人，謀以紙筆易金錢，以金錢易土木，期於畫售盡而樓亦落成，益多自畫佛，更搜集過去現在一切畫佛，庶幾萬佛樓實副其名，而主人乃得婆娑終老於其間，結束人生之戲場，欣賞宇宙之畫境，人我衆生，立地成佛。更數十年，主人化去，樓尙巍然，樓亦化去，畫則流傳，畫或并化爲雲烟，惟此佛性，長生西天，永結善緣，普照三千大千，今吾預爲之記，且祝斯樓之早湧現於眼前也」。所云置地數弓於西湖山中，原來鄙人曾在杭州茅家埠頭購有一地，預備將來造萬佛樓的，但有人却供獻我，茅家埠不及梁谿梅園旁邊好。也有人說，萬佛樓還是造在吳中虎阜，鄙人不但沒有這力量，并且也沒有了主意，究不知什麼地方最爲適宜，很有趣的。那江易園居士爲題萬佛樓，作三言體，鄙人把它配着鏡框，懸掛座右，如云：「心作佛，心是佛，佛證言，已成佛，佛化錢，錢化佛，如是修，三世佛，錢化佛，佛化錢，爲衆生，大福田，萬佛樓，錢所化，佛謂是，佛所化，有眼人，皆見佛，有心人，皆成佛，爲佛畫，爲君歌，有口人，笑呵呵！」萬佛樓三字的匾額，有譚延闓的行書，吳稚暉的篆書，吳昌碩的也是篆書，加跋語云：「化佛好佛，又能畫佛，談笑生風，時露禪意，一塵不著，我佛云何，癸亥春吳昌碩時年八十。」其他馬相伯，康有爲，都爲鄙人揮毫題寫，這是非常榮幸。文章太炎，易大厂，各書萬佛樓圖四字，預備裝在冊葉的前面，那萬佛樓圖冊葉，有一百多幅，萬佛樓扇有三十柄，萬佛樓手卷有八個，每個長三文，十二名家畫，又一人作引首，一人作跋，萬佛樓題詞有數千家，朋友的惠我，可謂至厚，他們都希望萬佛樓建築起

來，在抗戰前，朋友替鄙人發起助金換畫的辦法，當時即由田寄葦爲青啓建萬佛樓助金換畫錄的題簽，把畫分爲七級，這時物價低廉，所以畫的代價也很便宜，第一級每幀一百元，第二級每幀五十元，第三級每幀四十元，第四級每幀三十元，第五級每幀二十元，第六級每幀十元，第七級每幀五元，畫的種類有無量佛，觀音，達摩，布袋，羅漢，文殊，普賢，三聖，如來，惡魔，羣鬼，鍾馗，正擬進行，不料遽起事變，不得不中止，否則鄙人早在山嶺水涯，和幾位志同道合的，研究佛的雕塑，描畫壁間，發揚那宗教美術了。

### 飯會與粥會

一粥一飯，當思來處不易。這是朱柏廬的家訓，婦孺皆知的，我們飯會和粥會，却是羣衆化而有相當的組織，宗旨無非提倡素食，從事節約罷了。飯會自民國十二年起始的，每月四次，逢星期三舉行，因此稱爲星期三飯會，規定六小菜，四大菜，一湯，二點心，都是素的。會員趙雲韶設着功德林素食處，所以就在功德林進食；那趙雲韶，本是天台的監獄官，目覩刑罰慘酷，罪犯的衆多，他大大的不忍，發着慈悲，實行戒殺，開素菜館以爲創，歐陽石芝，狄平子，李雲書，王一亭，都加入資本，後來居然聞風而起的不一而足，關炯之在王楚九知足廬故址開慈林素菜館，更有人辦新慈林，佛教居士林主任朱石僧在廣西路開菜根香，賈某經營覺林，一再遷徙，一度開在望平街時報館隔壁，若干年後，買到名伶毛韻珂的住宅，覺林移到霞飛路，於是素食成爲一時風尚，我們的飯會的主腦，是丁仲祐居士，參加的

，每人納費四角，原來這時菜價便宜，每桌祇二元四角，且例無烟酒，每次三人當值，輪流爲之，最盛時，計開八桌之多，晝間各有工作，時間促促，總是吃夜飯借此暢敘，有時他處居士高僧來滬，我們就歡迎他們來宴會，席間談佛講經，非常有趣。那年丁老六十七誕辰，我們即在功德林爲他祝壽，記得這天到了四十位，年齡都很高，如莊清華年八十六，范味青七十六，高于暉七十四，朱燮鈺七十一，侯保三蔡松如均六十九，屠友梅和丁仲老同庚，匡仲謀六十四，史問樵六十三，鄒頌舟六十二，潘伯彥六十一，馮緒承六十，餘則六十以下，統計二千零七十三歲，莊通百說，這可稱二千歲宴，從這次舉行後，好久沒有舉行過，直到最近鄙人和粵東蔡天紀宴李石會，太虛法師，丁仲詒於功德林。李石會有世界素食會的發起，他說，吃了葷便有獸性，要提倡人道主義，不可不從吃素入手，太虛當然羨着佛旨，絕對戒殺，仲詒說，吃素可以清腸，血壓不會高，血管不會硬，足以延長壽命，吃了飯，我們拍了一張照留爲紀念。仲詒，石會，太虛，他們都很有意思重興飯會，預備每人收餐費三千元，兩星期舉行一次，恐不久的將來，即能實行了。粥會和飯會是有聯繫性的，所以粥會的會員，大都是參加飯會的。在民國十一年，丁仲詒，吳稚暉，莊清華，婁葆良等，天天到一樂天茶館喝茶，上天下地，古往今來，無所不談，很是投契，丁仲詒晚間是吃粥的，就每星期一晚，請他們到丁家去吃粥，素菜六盤，不論風雨寒暑，從沒間斷過，來賓必簽名於冊，第一次參加，且寫居址及生年月日，冊端書有約言，如云：「星一會中，弗尙虛禮，不迎客來，不送客往，賓主無間，坐立無序，眞率爲約，簡素是具，代飯以粥，代茶以水，閒談古今，靜玩書畫，不言是非，不論官事，行立坐臥，忘形適意，冷淡家風，林泉清致，道義之交，

如斯而已，羅列腥羶，周旋布置，內非真誠，外徒矯僞，一關利害，反目相視，此世俗交，吾斯屏棄。」無非仿着司馬溫公的真率會而參用其辭意。丁府搬過多次，粥會也隨着遷移。後來仲詒的哲嗣惠康，在西洋學醫，得着博士頭銜，回國執行醫務，設診所於張家花園對過的麥特大樓，粥會又移到麥特大樓。

按期舉行。惠康是愛好書畫古玩的人，室中銅佛陶馬，以及盜盜古鼎，符朱虎炳，檀古色古香之致，我們參加粥會，也得與古爲緣，確是很難得的，滬地淪陷之初，物價尚低廉，續食不成問題，粥會照常，此後市上充斥六穀粉，米沒有賣，粥會祇得停止，改在仲詒家中詰林精舍備些茶點，居然也羣賢畢止，少長咸集。勝利來臨，惠康診所移至靜安寺路美琪大樓，粥會也移到美琪，吳雅暉八年沒來參加，於是重來敘舊，最近又移到霞飛路香雪園，蓮葉田田，涼風拂袂，尤於暑晚爲宜，諸同人擬在中秋，舉行一紀念儀式，請吳稚暉演講，并攝一影，由馮雲初等擔任幹事呢。

### 三位吳姓藝術家

三吳藝術家，這是日本人的口吻。日本人很喜歡我國的書畫，尤其對於三位吳姓，更爲傾倒，這三位吳姓藝術家，鄙人都認識，都有交誼，可惜現在均早下世了。第一位便是吳倉碩，倉碩初名俊卿，別號缶齋，又號苦鐵，他是浙江安吉人，中年聽鼓吳門，曾鑄一石章送給某巡撫，某巡撫不加青睞，他一憤走滬，住在牋扇舖樓上賣畫，一扇取潤兩百文，後來和王一亭往還，一亭的文章，常請倉碩斧削，一亭因代倉碩拉攏賣畫生意，由日清公司代爲收件，他善畫花卉，松咧，菊咧，梅咧，紫藤咧，葫蘆咧，

荔枝咧，石榴咧，枇杷咧，桃子咧，都是寫意筆墨，尤其喜畫桃子，他的桃子往往碩大無朋，葉子好像枇杷葉，有人批評他的畫不合理，他却說這是三千年開在三千年結實的仙桃，不是尋常的水蜜桃，蟠桃，仙桃是這樣的，並不怪理。批評他的，無從難倒他，反嗜然而去，鄙人認識他，他住在北山西路某弄，和丁寶書畫師同住一弄。他年已七十餘，耳已失聰，自稱大髡，矮矮的身材，貌很清秀，蓄着髮辮，盤繞在帽中，沒有鬚，和海上漱石生，有無鬚老人會的結合。他寫給鄙人的東西很多，書咧，畫咧，詩咧，可謂應有盡有。據說他治印最早，四十歲後，寫石鼓齋篆，即隸直行草，也參篆籀之法，更以篆繪畫，仲尼所謂我道一以貫之，不啻爲倉碩藝事而發。癸年葉德輝對於倉碩有極名貴的評語，如云：「吳倉碩人好於詩，詩好於字，字好於畫」。方弗晉人口吻，觀此也可知倉碩藝事造詣之一斑。七十歲後，名益盛，日本人不惜重金巧求，作品流入三島，目爲南畫祭酒。第二位是吳杏芬女士，山水花卉翎毛，無不擅長，家很富有，居東新橋畔，爲三幢三下新屋，進出馬車代步，樂善好施，會精繪十二條幅，捐給萬國紅十字會，家中蓄着背篋匠，書家畫家金石家，賓至如歸，樂不思蜀，成爲風雅之藪。她的哲嗣唐熊，字吉生，畫宗八大，和楊東山發起書畫善會，六三園主人東瀛白石郎和吉生很投契，原來吉生善日語，所以東瀛人士頗多與之往還。杏芬的畫，名重彼邦，也不再借助白石郎等的宣傳呢，吉生晚境不佳，營業折蝕，又復覆車傷足，不良於行。杏芬生前，鄙人常到她的書寓訪談，迄今猶留有她的遺作萬佛樓圖冊裝和扇。第三位是吳芝瑛女士，她是桐城吳學甫的姪女，梁谿廉南湖的夫人，解詩書，工八法，善作瘦金體，爲藝林所推重。嘗以所畫和余沈壽繡工，同爲慈禧太后所賞識。她和詩妓李蘋香很

相斥所藏董香光小楷史記求售，謀爲蘋香脫籍，又倡導國民捐，償各國庚子賠款，事雖未成，志誠可嘉。嘗登報自稱桐城女子吳芝瑛。人呼萬柳夫人，鑑湖女俠秋瑾被害，她和石門徐自華爲收遺骨，瘞諸西子湖，義聲動天下。鄙人認識她時，她年約三十餘，丰采很好，有小柳堂三所，一在西湖，用以藏書，一在上海曹家渡，匾額端午橋書，有帆影樓，人在室中，可數吳淞江帆檣。鄙人曾於帆影樓頭賞玩她所藏明人金面扇二百數十幀，數爲觀止，還有一所，在日本長崎，爲出版社性質。吳芝瑛的大名，傳播彼邦，這出版社很有關係呢。

## 九死一生

名相家朱遇仙向鄙人道：你的眼下有兩道黑紋，在相書上稱爲陰隱紋，是能逢凶化吉的。鄙人經他一提起，陡然想到從前歷劫重重，幾乎性命危殆；可是至今尚頑健着，真所謂九死一生了。大約在五六年吧，患了一場重病，鄉間沒有好醫生，以致熱度過高，昏迷不醒，急得先父什麼似的；這時恰巧自申來一親戚，他是擅攻黃術的，診察了一回，說不要緊，尙有救，立刻寫了藥方，撮來就煎，煎來就服，居然一帖轉機，三帖霍然而愈。十四歲，在村間木排上玩着，水很清澈，可見遊魚，鄙人就蹲下去，用雙手想把魚兒掬起來，豈知一不小心，跌入河中，這時心裏惶恐得很，睜眼覺得黃澄澄的，耳中聽得，有如千軍萬馬的奔馳聲。喊着救命，却一口水咽了下去，自己以爲必淹死了，不料河畔有人聽得喊叫，連忙把我一把小辮子拉起來。十六歲，隨先父下鄉，夜間即宿在船上，天又下雨，非簫寂寞，附近岸上

有一書場，開講楊家將，我們便上岸去聽書，散場還船，鄙人是穿釘鞋，手擎一傘，在跳板上一滑，跌入河裏，先父慌了手脚，黑魃魃又無從臨察，幸而船夫有主意，燃了兩盞燈籠，由另一船夫下水把我撈起，沒有做屈大夫。廿七歲從事革命運動，向南京堯化門進攻，紫金山上清軍開下一砲，砲彈在我頭上飛過，隊伍中死了很多人，鄙人却安然無恙。又夜攻天保城，槍林彈雨，鬼哭神號，幾不知此身尚在人世。二次革命，何海鳴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，據守南京，鄙人在紅十字會，由王培元率領到南京，做救護工作，張勳對於剪辮的，都認為革命黨，深恐紅十字會隊員拿不住，派了一小隊軍人來監視，夜間三時，張勳先鋒馬隊八百人，挾着我們紅十字會隊員向堯化門前進，那馬隊都是彪形大漢，黑黑的臉，滿口山東白，藍布衣褲，四周紅滾條，頭戴大涼帽藍綢飄帶，背後都垂着一條大辮，馬是很高大的，玄毛光潤，氣概非凡，每人都有一馬拂，一千里鏡，一匣子砲，軍官穿米色多羅麻號衣，黑拷綢滾條，浩浩蕩蕩，循着大路而行，既而聽得砲聲，意以為討袁軍在自相殘殺，城頭上本是白旗的，現在好像都改插了紅旗，這明明何海鳴已崩潰投降了；正在欣喜，詎意眼前紅光一道，轟然一聲，耳膜幾為震破，我們隊員連忙伏在地上不動，約半小時，才敢抬起頭來，這一瞧却把我嚇得目瞪口呆，原來路上都是殘缺的尸體，八百馬隊，死了一半以上，我們的隊員也死了多人，隔了三天，何海鳴援絕退出，我們進城，才知道是何的用計，向自己方面開的是空砲，那些紅旗，都是向老百姓借來的紅綢被面。又一天，我們救濟難民，儀鳳門閉塞着，不能進去，識得繞道他處，中間走路，兩邊都是蘆塘，走到半路上，蘆葦中忽發一槍，在我面前的兩人，槍子洞穿肚腹而死，第三人向側趨避，槍子在我面前墜下，我們便搖着旗，

大聲的叫着，我們是紅十字會來救人的，請弟兄們不要開槍，那蘆葦中竄出一人，雙目發紅，臉上都是汗泥，狀很猙獰可怕，原來是何海鳴的遺孀，經了劇烈的廝殺，神經失常，以致有此胡亂的舉動，這時鄰人住在太古輪船大通船上，還船休息，發現自己衣服上有焦孔，腰間束着天津褲帶，褲帶中置有兩枚銀幣，一銀幣有凹陷痕，始知方纔一爆，射到鄰人身上，受着銀幣的抵抗才駭落的，這是何等危險啊！那畢庶澄來滬，鄰人在開北寶山路濟生會任事，正在做救護工作，忽地所謂別動隊大暴動，軍警開槍掃射，鄰人進退維谷，祇見前後左右，一個個的中槍倒斃，鄰人總以為此番終難幸免，不料混亂了三四時，即告平息，鄰人却沒有死；明天到火車上去察看，見一軍官面前陳列着筆硯，似在發號施令，可是頭部却劈去了半面，僵死於座頭，鐵篷車中有三個人被綁着，鄰人把他救出，問他們的原委，原來是被拉夫拉來的馬役。

## 火柴盒之集藏

人棄我取，這是鄰人唯一的宗旨；所以鄰人好比是個拾荒者，越是無價值的東西，越是要集藏起來，自以為萬價值於無價值之中。因為有價值和無價值，沒有一定的標準，我以為有價值，便算有價值的了。鄰人蒐集火柴盒，凡三十年。加之中外友人投我所好，紛紛餽贈，計有十萬多種，成為洋洋大觀。人家視為廢物，鄰人却比諸和氏璧隋侯珠呢。這許多火柴盒片，黏成了若干本，曾經舉行過展覽會，玩火柴盒在我國，鄰人要算第一人。徐卓呆兄也一度蒐集過，可是種類不多，且沒有常心，結果如春秋時

代，大國併吞小國般，給鄙人吞了，我國本來用火石的，清末才有火柴的輸入，最初為一種龍頭牌，盒的正面繪一龍頭，彷彿以前的郵票，反面有橢圓形的黑邊，四角鏤空，旁綴二花，中印英文瑞昌公司，不久公司即停歇，所以這種龍頭牌火柴銷行時很短。此後有姜太公釣魚等變昌火柴出現，這最早的火柴盒，居然給鄙人搜羅到，那是何等名貴。鄙人黏貼火柴盒片，却也匠心獨運，含有些意義在裏面，記得畫繼，載着：「雍秀才善寫草蟲，東坡有詠所畫草蟲人物詩，每一物，謔當時用事者一人，如升高不知回，竟作戰壁枯，以比王介甫，初來花爭妍，倏去鬼無跡，以比章惇」。當事變以還，鄙人留滯在孤島上，目擊羣魔擾攘，耳聽怨魂啾啾，心中很不自在，在百無聊賴中，把火柴盒片弄些花巧，以寓諷諷，有如雁秀才的寫物寓意，首黏日本牌，如意牌，算盤牌在一頁，暗寓日本人如意算盤，一意孤行，不知利害，錢崇威太史為加題語：「人有千算，天只一算，算而復覺，算覺其半，性情天付，非算能斷，偶爾算成，冷眼天看」。次頁黏貼的為蛇牌和象牌，這是日本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再次為航空牌，大砲牌，鐵甲車牌，表示日本人大肆其侵略，用飛機大砲鐵甲車來殺害我們老百姓；下為南京牌，喇叭牌，牛頭牌，這分明是屬偽組織，那些奸逆聚集在南京，一味吹牛，哄騙人民；又北京牌，雙手牌，龍馬牌，這是說北京的一班羣醜，只知拍敵人的馬屁，以圖己之地位；又統一牌，鴉牌，狗牌，南北兩偽組織併合為一，此中人物，無非鴉鳴，狗盜；接着黏貼上海牌，九一八牌，抗敵牌，無非表明我國全面抗戰，高野侯為題一簽：「大難興邦」；又彌勒牌，轉輪牌，袁希濂題：「彌勒當書，法輪當轉」八字，可知局勢變遷，日本已成強弩之末了；次之為蘆雁牌燕牌歸輪牌，朱孔陽題：「雁來燕去夕陽歸」，那

是象徵日本人退歸三島；接着爲黎明牌，光明牌，大明牌，真明牌，昌明牌，更接東亞牌，平安牌，皆大歡喜牌，末爲勝利牌，永安牌，博愛牌，萬世流芳，用善頌善禱爲結果。統觀前後，不啻一部抗戰始末史，在敵僞時期，偷偷摸摸的藏着，如今才敢公開哩。

### 曇花一現之文藝善會

子與氏所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種種慈善事業，都從這惻隱之心上發端出來。我們文藝中人，雖資力不及人家，可是這顆熱誠的心，或許要比任何人來的堅毅。城南本有書畫善會，這是楊東山，高崑之，王一亭，李平書，汪仲山，一班耆老倡辦的，現在祇有汪仲山碩果僅存，尙以六法閱世，可算是難得的了，書畫善會所做的工作，是施衣贈藥，或捐給普善山莊，并從事出版事宜，曾發行一部海上墨林，確是很有價值的。鄙人因此想到城南已有這種組織，那麼我們在租界上，也當別樹一幟，鄙人和丁福保，胡樸安，葉柏皋諸君一談，他們都很贊成，定名爲上海文藝善會，會址即設在梅白克路二〇四號丁氏圖書館內。葉柏皋太史一手好書法，便自動的寫招牌和種種揭貼的東西。胡樸安撰起宣言來，那宣言如下：「人之身力是不息的，人之心理是同然的，假使身力有一刻之或息，心理有二芥之不同，有人之形，無人之情矣！大而執干戈以衛國家，小而就文藝以怡性情，身之不息，則一也；積極的以奮鬥精神爲全體民族謀生存，消極的以慈善事業爲少數同胞解痛苦，心理之同然即一也。同人等以身體之不息，運用其心理之同然，此文藝善會之所由設也。文藝是身力不息之小者也。書畫更文藝之一部，善會是心

理固然之消極者也。病院更善會中之一部，同人以小小不息身力，努力其消極同然之心理，以售書畫之經費，為精神病院創基礎，其力量薄弱，此同人可深自愧者。然而不息之身，同然之心理，初不以專業之大小，行為之積極消極而稍異，本自己之身力與心理，向前邁進，人有此身，身有此力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則小者可以擴而大之，消極者可以轉而為積極也」。原來我們看到患精神病的衆多，沒有較好的病院，很想從文藝善會產生一精神病醫院，所以撰妥的宣言中有如是云云。當時的董事，推舉許世英，屈映光，朱慶瀾，關炯之，趙晉卿，胡樸安，丁輔保，葉柏皋，朱孔陽，黃警頑，俞靜波，翁國勳，潘人偉，由鄙人擔任總幹事，陸介孫的會計，徐月冷的文書，錢小佛的庶務，機構很為完備。我們的會務，甲：徵求名家作品，發行刊物，提倡藝術，共同研究。乙：徵集海內金石書畫家作品，公開展覽，以所得之資，為賑災救難之需。丙：舉行學術講座，以聯絡會員情感。丁：舉行研究會，以便會員間討論學識。我們在功德林聚會多次，先從施衣着手，我們付了相當的代價給某衣莊，寫了許多施衣票，給貧窶無以禦寒的，某衣莊憑票發衣，舉行過三次，結果，會中沒有基金，又沒有助手，不多時而乙丑事變，淞滬烽煙，人心惶恐，文藝善會，便無形停止，迄今尙留許多份的簡章，和會中的信牋。那信是關炯之寫的，中有衆善奉行四字，我們許多董事幹事的台銜，都附列於牋旁，作為紀念。可是鄙人總覺得這文藝會的組織是需要的，俟有機會把它復興起來，附帶於出版方面，刊行文藝叢書，有志者，事竟成，全在我們的努力。

## 關炯之之去思碑

在會審公堂時代，每逢審判案件，是中國官和外國官一同坐堂，中國往往有媚外習慣，動輒以外國官的意旨爲意旨，主權自行剝奪，結果成爲傀儡。惟有關炯之爲強項令，爲會審官時，和外國官大碰頂子，有一次，鬧得不可開交，全市商民一起罷市，爲他的後援。大家都稱他爲關老爺而不名，關即堅決求去。鄙人以公誼私情，便和翁國勳及商界聯合會會長王漢良等發起，向總商會，教育會，各同鄉會提議，爲關建一去思碑，當時會有一公函云：「敬啟者，公共租界會審公堂正會審官關君炯之，自主宰租界公務於茲。廉潔冰清，中外輿論翕然，近年來皈依三寶，虔修醫業，對於政途，早具去思。而今公堂收回，即行辭職，竊念地方官長有德於民，一旦歸田，凡吾人民，理當有以歌頌。故主張集合上海各公團，爲關君立一去思碑，以留紀念。惟茲事體大，相應聯合地方有力團體，共襄斯舉。素仰貴會爲團體領袖，用敢專函徵求卓見，如荷贊同，聯合發起，共策進行，不勝榮幸之至」。那時贊同加入的；除商會各路房客聯合會外，有世界佛教居士林，佛化教育社，佛像流通處，上海武學會，東亞藝術會，上海藝術大會，書畫善會，鼎樹社，異社，宛米山房書畫會，伶界聯合會，鄙人爲了這事，大大的奔走了一番，曾在北蘇州隆天后宮總商會議事廳，開發起大會，討論一切。鄙人擬立碑外，更爲刊一專集，內容有關之照片，歷史，判案，和其他各界歌頌之辭；末了把捐款人姓名，印上作爲徵信錄，結果沒有成爲事實，現在時過境遷，關炯之三字的名稱，人已付諸淡忘了，關漢陽人，諱炯，字炯之，他是季華的

哲嗣，季華幼有神童之號，喜歡寫字，家貧，無錢買紙，向其戚某服務質舖的，巧得廢棄簿冊，朝夕揮灑，甫十歲，質舖求他寫春聯，他一揮而就，鄰里見了，都去求他墨寶；又喜作詩古文詞，著有師二宗齋詩集，讀易節記，所謂師二宗，原來是愛慕郭林宗阮嗣宗的爲人，所作棄擲不留稿，炯之孝思不匱，檢拾遺稿，朱克柔謝鳳孫是炯之的老師，朱謝二人，又曾受業於季華，拾得棄稿，一一珍藏，炯之即向朱謝處巧歸抄錄，又懼有亥豕之訛，請陳者虬校刊，蒼虬又爲蒐得若干，以爲補充，印成漢陽關先生遺集一厚冊，炯之作一跋，有云：「徒讀父書，古尚非之，炯并父書而不能讀，夫何言哉！夫何言哉！將付排印，謹述先君生平，并遺稿所以不全之故，他日搜羅有得，當再續排敬謹付梓。」炯之逝世已有年，他爲鄙人所題寫的東西很多，偶出展玩，不勝人琴之慟。

### 光復紀念大會串

當推翻滿清，光復漢土，那時舉國歡騰，異常興奮，鳴社社友借九江路的新新舞台演義務戲，給各機關人員觀賞，好得新新舞台不演日戲，就利用這機會來表演一番，藉爲光復紀念，不售門券，鳴社社友共五十餘位，每人出洋五圓，作爲臨時開銷。鄙人是鳴社一分子，當然也參加演劇，并兼前台辦事員，甚爲忙碌。最精彩的一齣爲黃花岡，由吳稚暉代爲編劇，并撰歌詞，那歌詞鄙人當時唱的爛熟，現在却什忘其九，祇記得有幾句：「黃花開，黃花落，花開花落年年在，人死不復回」等。陸鏡若飾黃克強，演來激昂慷慨，聲容悲壯，觀衆掌聲似雷，一齣是硃砂痣，鄙人和江一平的老太爺子誠合串，沈泊誠

作畫，并題着幾個字：「錢玉齋演珠砂痣確係生平傑作」，印在畫報上，原來這時盛行一種石印畫報，隨着日報附送的。又拾黃金，管海峯飾化子，毛乾豐飾老爺，鄙人飾二爺，也印在畫報上。又張紹堂屠開徽雙金雁橋，又一位洋行買辦楊國珊演翠屏山，左手舞刀，勇猛非凡。又高福安演挑華車，小福安演花蝴蝶，翼子翻一百數十個，博得滿堂彩，這新新舞台，是競舞台改設的，黃楚九的老闆，爲號召實地起見，由夏月潤接他的老岳文伶界大王譚鑫培來唱戲，居然哄動一時，我們鳴社日間在該台舉行光復紀念大會串，夜間就是譚鑫培上台，這晚演的盜魂鈴，一般戲迷，和震其大名的富商巨賈，甚至婦孺們，都要來一見大王孝采，一聆大王的法曲，座位既滿，加添椅子，擠的水洩不通，這時有一個紹興人李本初，前幾天在新天仙戲園看過盜魂鈴，這演戲的大賣其力，從四隻半釐子上翻下來，矯健無比，李本初看的十分滿意，這晚來看譚鑫培的盜魂鈴，認爲譚鑫培有大王之號，一定工夫到家，比衆不同，或許要從四隻半加倍九隻釐子上驚人的翻下，豈知譚重唱工，這些海派頑意兒完全取消。這一來，使李本初大失所望，不覺的喝了聲倒采，在別的伶人吃倒采不算什麼，那盛名之下的譚鑫培吃倒采，那是關係重大，甚至要搖動大王的頭銜，新新舞台的營業，也有相當的影響，那時就有一班案目和工役人等，立把喝倒采的李本初老鷹抓小鷄般的拉到賬房間去，李本初一看形勢緊張，就屈服認錯，那些案目工役，狐假虎威，一定不答應，非要他吃糞不可，被抓的時候，甚至亂毆濫打，受傷多處，這事給我們鳴社同人知道了，大爲不平，鄙人和鄭正秋抱着俠義宗旨，一方面營救李本初，一方面在報紙上把這事始末揭載出來，求公衆的批評，對方恐受輿論的抨擊，才把李本初釋出，一場風波，即行平息，但譚鑫培吃倒采，已

傳播社會人士之唇舌了。

### 遊戲場之變遷

遊戲場似乎黃金時代已過去，不能引起上級社會人士的注意，可是在民初，遊戲場是一致公認的高尚娛樂場所，大家都要到那兒去散心解悶，尤其在夏天晚上，據着瓊樓高處，所謂屋頂花園，泡一壺茶，和一二知己，談談天，乘乘風涼，真是舒服異常。那遊戲場的開創第一家，便是樓外樓，樓外樓開設在浙江路新新舞台的上面，這時尙在前清末年，海上漱石生孫玉聲遊歷扶桑歸來，見東京西京都把巨廈的屋頂闢爲花園，附設遊藝雜耍，覺得很有趣味，他還國後，說給經營三聽，經營三非常興奮，即斥資建築起來，民國初年落成。上海從沒有電梯，樓外樓用電梯上下，更足哄動一時。進門裝着哈哈鏡，也是上海人士所沒有見過，樓上有彈詞，滑稽，雙簧等項意見，生涯很盛，記得第二次革命打製造局，夜間槍砲聲，有似新歲爆竹聲不絕於耳，在樓外樓南望，可以瞧見迸發的火光，所以遊客特別的擁擠，此後黃楚九在靜安寺路中泥城橋墻經營新世界，初僅南部一隅，地臨跑馬廳，憑檻遠眺，心目爲爽，地位既較樓外樓寬展，雜耍又較衆多，樓外樓的生意都給它吸引過來。既而又在北部另闢一場，中隔馬路，仿蘇州火車站式樣，打通地道，以便遊客，孫雪泥一度主持其事，從俄人處拍買空盒十萬只，廢物利用，裝着糖粒，作爲贈品，新世界票每張一角，贈糖一盒，因此一天多買一千五百張遊券。又辦花園選舉，周劍雲，范君博，奚燕子，戚飯牛，姚民哀輩，撰文做詩，大捧什麼花園總統，花園總長，曾發行一

專集。新世界本由黃楚九經理，後給經汪國貞女士取而代之，實則此中靈魂爲張石川，石川是國貞的外甥，國貞非常信任他。黃楚九一憤而去，特在西新橋另造大世界，初時大門開在八里橋路，經了若干年，才改在愛多亞路，聘了九位顧問，如孫玉聲、姚季瑞、袁寒雲、劉山農等都是，每人每月送一百元作爲車馬費，爲之設計一切，有共和廳、大觀樓、小蓬山、小廬山、雀屏、鶴嶺、風廊、花畦、壽石山房、四望台、旋螺閣、登雲亭等名勝。閒閒居士爲擬十景，如飛閣流丹、層樓遠眺、亭臺秋爽、廣廈延春、風廊消夏、花畦坐月、霜天唳鶴、瀛海探奇、鶴亭聽曲、雀屏隱采，并一一攝影，藉以號召遊客。孫玉聲更辦大世界報，徐行素做他的助手，寫稿的奉贈大世界月券，於是文會友，朱可大，陸澹庵，陳秋水，施濟羣，都因此成名，又文虎團體萍社，常假那兒張燈懸謎，翌日即在報端上披露。文明書局刊印的燈謎大觀，什九取材於此。玉聲兼任黃楚九的私人秘書，其時有擅唱打花鼓的巨角周鳳林，和玉聲很相熟，周卜居六馬路，張勳常食宿在周家，着實受些恩惠，張勳貴顯了，不忘舊恩，月致送六百元，托其探聽上海革命黨動情，按月報告兩次，周不能寫字，雇一書記專任其事，周既有這筆津貼，他就不唱戲，蓄養着鳥，每天攜着鳥籠到六馬路龍園吃茶，原來龍園是養鳥的集合所，玉聲請周招呼一班養鳥茶客，都到大世界來吃茶，并有清潔點心，因此大世界的生意，越發如火如荼，黃楚九由玉聲介紹，得識周鳳林，又託周介紹，認識張勳的姨太太王克琴，慫恿她出資倡辦日夜銀行，居然成爲事實，後來黃所辦的交易所倒閉，日夜銀行也隨之而倒，王克琴名下損失很大呢，此外遊戲場，有天外天，繡雲天，小世界，神仙世界，大千世界，先施公司有樂園，徐卓呆王漢強主持場務，周瘦鵑爲輯樂園報，

永安公司有天韻樓，王瀛洲韓天韻報，新新公司的遊戲場報，由劉恨我主輯，都很聚精會神的。

### 林主席之讀易圖

有一年，鄙人在南京假座中央飯店，舉行佛畫展覽會，嗜痴成癖的紛紛前來參觀，其中很多熟朋友，鄙人當然很殷勤的招待他們。林子超主席森，他老人家却也具着閒情逸致，親來賞光，在會場中兜了個圈子，普遍的觀賞，結果買了兩幅畫去，一幅是達摩面壁，一幅是無量壽佛。這兩幅鄙人自己認為很得意，林主席的法眼畢竟不凡，居然物色而去。他隨行，把他的公館所在告訴鄙人，展覽會既結束，鄙人就去拜訪他，他住在太石橋街內，這街就是他一家，是兩上兩下的一所屋舍，街口有軍警站崗，進街有一籠子，另有警士守候，司檢查之職，入口有花棚，花葉蔓延紛披着，懸着鸚鵡鴿芙蓉許多鳴禽籠兒，噦噦喳喳似奏一部清商曲，由堂差的送了名刺進去，不一會，林主席便下樓來，招呼鄙人入座談天，蒙他對於鄙人的畫加以謬賞，令人既感且慚。鄙人向他老人家請求墨寶，在一合錦扇中，揮寫數行，他就寫爲：「應無所往，而生其心。」下署青芝老人，并鈐印章，這扇今尚保存着。辭別之際，鄙人說，主席辦公的國民政府，前清爲制台衙門，光復時，鄙人參加戎行，曾經到過，第二次革命，鄙人任紅十字會救護工作，又復重臨，記得黃克強先生在裏面辦公，有一石船，辦公室在石船的後面，印象很是深刻，現在多年不到了，景象已非昔比，能否請主席容許鄙人到那兒重遊一下。主席說，國民政府禁府森嚴，輕易見不到我，你要來，說定日期時間，我派人在大門口接候你，那麼進來可直截爽快了。

鄙人就約定翌日上午十時，屆時驅車到達，果然有人站着招呼。鄙人就隨着他進去見林主席，默數從門口到裏面，經過七重崗位，的確沒有人招呼，是不易見到主席的。裏面悄寂無聲，祇有幾隻雀兒唧唧着。花香隨風吹來，覺得幽靜莊嚴，別有一種境界。見了林主席，導遊了一回，鄙人恐妨礙主席的公事，就辭謝而出。他說，後天要到上海盤桓旬日，囑鄙人到他所住的打浦橋寓邸去玩，到了後天，鄙人也早返滬，在報上見到林主席來申的消息，便於下一天一清早去訪他，在薛華立路一衙內進去，一所小洋房，一僕人正在替他烘麵包，燻牛奶，問我尊姓，鄙人回答他姓錢，僕人說，原來就是錢化佛先生，主席已知照我，請你上樓。上了樓，主席尚在嗽口，嗽畢，一面進早點，一面和鄙人談天，并說，我和你拍張照。留為紀念，即打一電話給某照相館，他送給鄙人一部安邑張洪之墓誌的讀易新綱，這書的封面，就是主席題的簽，他又親筆在書上寫着：「五月十二日持贈化佛先生，青芝老人誌」。幾個字，不一回，攝影師來了，主席便展開這書，作閱讀的樣子，鄙人坐在旁邊，照拍好了，主席說，這幀照相，可名之為讀易圖，他又把他單人的照片贈給鄙人，鄙人一古攏兒珍藏着，白髮鬢然，神采清秀，那儀表確和尋常人不同。可是如今主席已歸道山，展影回憶，不勝哲人其萎之慨呢。

### 關於吳稚暉

黨國元老吳稚暉，他的生活絕對平民化，在重慶，借住在一家小商店樓上，雇了一個小僮，替他燒飯，掃掃地，整理整理牀舖，可是書僮白相心很重，時常溜出去，往往近午尚不回來，稚暉便自己扇

風爐，自己淘米燒來吃，吃飽了睡息一二小時以爲常。有時蔣委員長親來訪他，并帶幾樣東西送給他，跑到樓上，小僧出去，稚老一枕黑甜，栩栩化蝶，沒有人招呼，委員長就寫了一字條留在桌上，及稚老一覺醒來，見桌上有幾樣東西，并一字條，才知委員長已來過，他領受了就算了事，蔣太太宋美齡，偶或也到稚老那兒去談天，地位雖極湫隘，稚老毫不介意，大有斯是陋室，惟我德馨之概。勝利後，他到上海，卜居呂班路蒲柏路口，下面是一家雲林裱畫店，他住在三層樓上，從旋轉的扶梯循級而登，一間是書室，壁上張一布質的日本旗，白白的地，紅紅的太陽，似乎已日久，旗上有不少的蛙孔，有許多入簽名，原來這旗是薛岳將軍贈送的勝利品，上首掛一日本軍刀，外有皮鞘，約三尺許長，很是雄壯，對面懸一文化計劃表，可謂有條有理，書室的隔壁，壁上懸自己照相，又祖宗像，裝成小立軸，可見他老人家的孝思不置，地上堆着幾箱書，一張寫字檯上，都是人家送給他的書咧，畫冊咧，零星東西咧，雜亂無章，不暇整理。許多寫件，又是一束一束的，不知有幾多束，他總笑着對人說，筆墨債還不清，幸而他們不組織債權團來索討，否則難以應付呢！又一間，是他的臥室，一牀一桌，絕對的簡單化，夏天，他赤裸着身體，一絲不掛，午睡在牀上，來客一概擡駕。月前鄙人曾偕陳存仁醫師去訪候他，他和陳醫師大談其衛生和健康的的方法，一同拍了一幀照片，留爲紀念，鄙人畫淨光永生佛，他就揮毫爲加題識，如云：「淨光永生佛，即阿彌陀佛之全稱，譯名也。亦可云無量壽佛。阿彌陀者，戴季陶先生云：譯音即淨潔光明永久之義。佛者可幻無量身，亦即大千世界之代名詞，南無者，即至心誠意之謂，至心誠意，欲化阿彌陀，即成化佛先生矣。丙戌六月弟吳敬恒與先生同客海上，寫此五字，謄其畫佛。」原來他

在題識之前，尙寫淨光永生佛五個大字泥。辭別下樓，在雲林裱畫店瀏覽一下，他老人家所寫的對聯，一副一副的裱貼在壁上，可見他寫字生意，的確興隆。店裏又代售一書，名爲革命文豪吳稚暉，其中有一則，很爲風趣，謂：「先生海外大學之計畫成，率領一班學生出洋，百餘人處於海船之四等艙內，而先生則在船面豎兩竹竿，張一毯子以蔽日，下設籐桌，在波濤涵湧中，終日治事，並不絕往來巡視彼輩船嘔吐者，送茶待飯，將護備至，甚至每日尙須爲此輩打掃狼藉滿地之瓜子殼水果皮垃圾等，一日，羣圍集於一處，仰觀新出之告示，乃赫然爲先生所書之一張條子，上書地上拾得一條臭穢的褲子，已代洗淨，是那一位的，請自領回」。又有一則，說他老人家在渝白晝提燈籠，這事傳說紛紛，鄙人曾在星一粥會上，問過他老人家，他說，並沒有這回事，是外間附會的。

### 悲觀法師之投贈品

十多年前，譚雲山和太戈兒在印度合辦中國佛學院，用以溝通中印文化，我國政府派了五位僧人，前赴印度參與其盛。這五位僧人中，鄙人認識悲觀法師，他是武昌佛學院出身，湖北人，滿口楚語，年齡約五十五左右，矮矮的身材，很有風趣。臨行的時候，鄙人曾在功德林爲五位僧人餞行，後來他從印度回來，有事遷至新疆甘肅，在隴右冷灘上，瞧見一個前清誥命，他就化了四毛錢買下，知道鄙人有集藏癖，到上海，便把這玩意兒贈給鄙人，鄙人欣喜的不得了，把它重付裝池，成爲手卷。原來這是康熙年間誥命，用五色綾子延接而成，首爲紅綾，誥命即寫在紅綾上，次爲藍，再次爲黑，下面是白色和黃

色，滿文寫在黃綾上，都鈐上御印，四框繪着彩龍和雲朵，古色古香，很覺可愛。語文寫的端小楷，如云：「奉天承運，皇帝制曰，金枝耀秀，聿隆析晉之文，玉牒敷榮，備着展親之誼，爰資夾輔，並建宗盟，爾塞勒勤乃鎮國公蘇爾發之子，輝分帝室，派衍天潢，孝友性成，樹人倫之駿望，忠良德懋，宣邦國之鴻猷，是用封爾爲輔國公，錫以誥命，於戲！綸紱新頒，膺朝廷之巨典，弓裘世守，服臣子之常經，祇求寵語之榮，永篤本支之履，欽哉！勿替朕命，康熙四十年七月二十六日」，這是世襲的，所以下面又附着一行：「病故將男魯努渾襲封輔國公，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一日」。後又有「病故將弟功宜布襲封奉恩輔國公，乾隆九年十月二十九日」。鄙人把這卷裝潢好了，請三位進士和十餘位太史公加以題識，頓時昂價十倍，沈洪泉篇一引首：「不圖復見漢官威儀」其中尤以葉柏舉所題特長，他如錢名山，高振霄，張燕昌，朱寶壘，宋育德，張其淦，錢崇威，藍雲屏諸位，都有佳什。如今大半已成遺墨了。法師又把貝葉十四張給鄙人收藏；這貝葉長一尺左右，闊寸許，色淺黃如象牙，邊緣緣以紅色，質地和竹箬差不多，中有兩個小孔，可以穿繩把它掛起來，貝葉上有血書經文，兩面都滿，不識是什麼文字。法師當時曾告訴鄙人，可是師丹善忘，現已記不起來了。法師說，這貝葉將來可陳列宗教美術館中。原來鄙人很想設立一宗教美術館，畫幅書冊，瓶盎器皿，凡含有美素爲儒釋道回耶等教之所需要的，無不俱備，并擬在館中闢一靜室，俾文人畫士於紅塵擾攘之外，得一盤桓之地，且可假以陳列書畫，觀摩玩賞，以增雅趣。鄙人所手繪的有五百羅漢長卷，又羣魔擾佛圖，尺幅也很巨大，計兩丈有餘，都是宗教美術館的資料。那悲觀法師，當時很贊成鄙人的計畫，願助一臂之力，至於地點，鄙人想設在

靜安寺路一帶，法師却以為上海不適合，不是杭州，便是南京較為佳勝，但自抗戰軍興，沒有成爲事實，徒有這種空計畫，不知何時才得實現。

### 鄭正秋割青春腺

鄉人和鄭正秋混在一起，時間很常久，在當時並不覺得正秋是怎樣的出類拔萃，可是他逝世了，要找一位和正秋差不多的人，却已沒有找處，那麼正秋生平的行誼才幹，確是值得稱述的了。他和葉楚傖很相投契，他辦民鳴社劇場時，楚傖會撰民鳴序，發表於報上，推崇正秋備至，其略云：「鄭正秋以新戲傾其家，人稱之曰獸，嗟乎！正秋何爲乎獸哉？使左握籌，右操算，以其資隨鄉人販土者遊，今已富矣，耶不然，陳列玉帛，走當世達官間，得一御史，南面稱民之父，今亦岸然貴矣。更不然，假社會教育，塗脂抹粉，誨淫誨盜，若世之所謂新劇人者，宜亦可以自驕，而乃以獸且窮鳴於世耶！雖然，惟正秋之以獸且窮鳴於世，余用樂爲民鳴序耳。」序中所謂以其資隨鄉人販土者遊，原來正秋在潮州，他的父親是開土行的，正秋不贊成這種行業，才脫離了到上海來，他投身戲劇界，想借優孟衣冠，來針砭社會，因此取名藥風，鳴社即爲藥風社所辦。後來新劇潮流過去，交易所應運而生，他就辦大同交易所，大同交易所失敗，他和張石川等辦大同影片公司，攝製閻瑞生，張欣生實事影片，又一滑稽片，卓別林遊滬記，後來加入周劍雲，改大同爲明星影片公司，他和張石川周劍雲成爲明星三巨頭，他擔任編劇，石川導演，第一張片子爲孤兒救祖記，由正秋的儿子小秋做主角，劍雲籌畫款項，三人一體，成績很

好，公司上下人等，都稱他爲鄭老夫子，非常尊敬他。明星公司範圍日漸擴大，編導也分若干組同時進行，有時經濟方面周轉不靈，便由正秋親自編導，胡蝶主演，一片出世，沒有不賣滿座，頓時捲貝遠及南洋，獲得一注很大的收入，在明星公司方面，不啻打了麻啡針，便得應付裕如，精神抖擻。那時尙有一位鄭鵬鵠，他是南京人，隸屬戒行，爲三十三標，來申辦大江東劇社，營業不振，便由鄭人介紹於正秋，正秋認爲本族，鵬鵠的兒子，拜正秋爲義父，成爲兒女親家，參加正秋所辦的劇社和公司，倚爲左右手。恰巧這時德國有位希米德博士來申，說能代人割青春腺，可以返老還童，收手續費一千元，登報宣傳，但沒有人敢嘗試，不知怎樣認識了鵬鵠，博士願爲義務剪裁，鵬鵠就拉了正秋來陪他同割，正秋聽得這頑意見能延年益壽，當然欣然加入，剪割時用麻醉劑，毫無痛苦，過了若干天，即恢復健康，年餘，鵬鵠患病逝世，正秋惴惴自危，認爲鵬鵠是青春腺割壞了送命的，其實割青春腺雖沒有功效，却也沒有害處，鵬鵠病死，和割青春腺無關，正秋未免過慮。正秋體素不健，雙目近視的程度，無與倫比，卸去了眼鏡，簡直變成亮眼瞎子，他的眼鏡，自遠望去，一圈圈的深痕，自有別致。他患胃病，四十歲後，三餐祇進流汁的東西，結果因肺病而死。朋輩都悼惜他這位好好先生，從此人天永隔。

### 楊令蕩之大觀園模型

遇見蘇州畫家柳君然，知道他有位朋友善製美術品，有漢儀雛型的迎神賽會，什麼偶像咧，喜閣咧，梁架咧，銜牌咧，皂隸咧，劊子手咧，應有盡有，可布滿若干巨桌。這種玩意兒，蘇州稱爲小擺設，

在最近期間，擬全部裝運來滬，公開陳列，以擴上海人士的眼界。鄙人因此便想到，楊令菲女士的大觀園模型，令菲是梁谿老畫師吳觀岱的弟子，他於畫藝，不論國畫或西洋畫，都很擅長，曾爲黎黃阪張紹會繪大幅油畫，得到獎金。她製有大觀園模型，運往美國陳列，未運之前，在上海九江路的英國婦女俱樂部開一展覽會，既從美國載譽而歸，又在城內蓬萊市場展覽，往觀的凡數萬人，大觀園的面積，占布十四張桌子，滄湘館的幽邃，怡紅院的富麗，滴翠亭的舊華，稻香村的樸素，以及人物的刺繡作畫，掃花撲蝶，鬥草釣魚，煮茶彈琴，可謂樣樣都有，色色俱備。她有模型記，自敘製作經過，如云：「已未製大觀園，倣禁苑規模，幻空中樓閣，範金爲沼，削木爲梁，琉璃爲瓦，丹粉爲牆，高宇闌干，千秋院宇，銅山臨水露之臺，藥鹿在集靈之圃，曲廊邃室，水榭橋梁，田隴遙瀟，則遠接茅廬，宮殿巍峨，則近連梵宇，架有藤蘿，池有畫舫，疊石爲山，用張雨垣之法，折枝爲樹，得郭景純之傳，黃沙築地，青青繞徑，林木蒼鬱，粉牆碗蜒，人物有鬥葦者，弄槳者，逗鷓鴣者，聽琴者，醉眠者，撲蝶者，掃花者，謀章者，戲千秋者，一一取法畫中，霧縠飄飄，芳蘭竟體，山嶺水渌，以蔥以媿，池中初置噴水泉，飛珠濺雪，竟日不竭，全園佔地十六方尺，并築十四陳之，竹頭木屑，並作瓦材，刀鐮版築，百工成備，左氏傳敬姜論勞逸曰，沃土之民不材，淫也，瘠土之民，莫不嚮義，勞也，余以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經營之始，蓋本此意云。」又有一記云：「余製大觀園，初未嘗一讀紅樓全書，八九歲時，好六法，苦無師承，聞人言，學畫宜從界畫入手，宋之李營邱，明之仇實甫，運筆入化，無非從矩矱中來，案頭適有大觀園圖，迺取而且夕摹之，然余好建築，尤甚於丹青，雖亂雜之時，倉皇出定，刀鐮繩墨，

不去手也。讀書之暇，構小屋，孜孜不倦，已未出歷年所製，擇其完好者留之，得亭榭五六座，思構之園亭，無所圖樣，則仿幼年所摹大觀園圖，而取其大略焉。」令蕩於大觀園模型外，尙有頤和園模型，原來令蕩居京師，有感前朝宮殿，日就廢圯，便請於清太傅陳瓊庵莊士敦，入園測量，製成模型，令蕩有故宮詞三十首，更覺相得益彰。他是楊味雲的妹，有人贈詩：「歷倒宋宮楊妹子，都因多讀阿兄書。」爲一時所傳誦。她和鄙人相識有年，可是抗戰軍興，音訊杳然，卡德路開設一茶館廣和居，招牌出於令蕩手筆，鄙人以爲令蕩或許已來上海，跑到廣和居去一問，才知令蕩在北平，這招牌是北京寫來的，並沒有到上海來。可是這話已有三年了，不知她近來是否仍在北平。

### 南北宋錢一百多品

誰不知道丁仲祐老先生，是海內唯一的古泉學專家，所藏的古泉，上自周秦，下至明清，旁及日本朝鮮安南琉球等國，蒐羅宏富，應有盡有，他和幾位藏泉同志，組織古泉學會，鄙人也得濫竿其間，對於古泉，發生濃厚的興趣。可是藏錢談何容易，非有相當的精力，雄厚的資力不可，並須持之以恆，不怕煩瑣，因爲有許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鄙人是窮措大，談不到資力，一天到晚忙著畫佛，把精力消耗在丹青楮幅之中，無非藉以易米贖柴贖妻子罷了。可是癖性難去，結習已成，總是積衣縮食，又復忙裏偷閒，蒐羅得若干品，大都是宋代的居多。鄙人因蒐羅自古迄今的，勢不能成爲事實，不如局部爲之，把南北宋的集全了成爲一套，豈不也是欣賞摩挲嗎。總算費了十多年工夫，有志竟成，共計獲得一百多

品，配一大鏡框，裝置懸掛起來，并在錢旁一一加以誌識，可以一目瞭然。太祖的有建龍，宋元通寶，和開寶；太宗的有太平興國，雍熙，端拱，淳化，至道，又草書至道，和咸平；真宗的有景德，祥符，長字祥符，天禧，乾興；仁宗的有天聖，篆文天聖，明道，篆文明道，景祐，寶元，康定，慶曆，篆書慶曆，皇宋元寶，皇宋通寶，篆書皇宋，皇祐，至和，至和通寶，篆文至和，嘉祐通寶，嘉祐元寶；英宗的有治平元寶，篆文治平，神宗的有熙寧，篆文熙寧，熙寧重寶，熙寧元寶，元豐，篆文元豐，草書元豐；哲宗的有篆文元祐，草字元祐，又較大之草字元祐，紹聖，篆文紹聖，元符，篆書元符，又較大之篆書元符；徽宗的有建中，靖國，篆書聖宋，較大之篆書聖宋，草書聖宋，政和大錢二種，一篆一正，政和二種，一隸一篆，宣和大錢二種，一隸一篆，宣和二種，一篆一正，重和，崇寧堂十二種，一篆一隸，常寧堂五，崇寧堂三，崇寧通寶，大觀當十，大觀當五，大觀當二，大觀，四時吉慶。大觀錢文爲徽宗御筆，作瘦金體，很覺可喜，欽宗的有靖康，建炎，篆文建炎。以上北宋。高宗的有紹興，篆文紹興；孝宗有隆興，乾道，淳熙，淳熙鐵錢，寧宗的有慶元鐵錢，慶元，嘉泰，開禧，嘉定，嘉定鐵錢；光宗的有紹熙，紹熙鐵錢；理宗的有寶慶，紹定，嘉熙淳祐，寶祐，開慶，景定，端平當十，大宋；度宗的有咸淳二種，一較佳，一較劣；恭宗的有德祐。據克昌君對於南北宋錢的考證，謂宋初錢幣，仿著唐制，後來每改元，必更鑄。各錢又有元寶，通寶，真書，隸書，篆書，小平，折二，折三，銅鑄，鐵鑄之別，從來制作之煩，種類之多，無有過於北宋者，南宋爲鐵錢最盛時代，原因無非庫藏空虛，財用告乏，非好現象呢。

## 怪異之迷信

誰不知道上海的繁華，爲全世界著名都市之一；那麼上海士女，一定具有科學的頭腦，文明的行徑，豈知事實却和理想相反。靜安寺路是何等的衝要，中外人士觀瞻所繫，當開關賽馬場時，有兩個墳上的翁仲，移在馬霍路口，作爲建築上的點綴物，無非廢物利用罷了。那裏料想得到一般打花會的便把翁仲看做菩薩，燒香燃燭，虔誠叩拜，而愚夫愚婦也盲從着，前來供奉香烟，以致臺得翁仲變了黑色，雖一再洗刷，無濟於事，這已屬怪現狀了。詎意四十年前，更有大怪而特怪，大異而特異的迷信，原來在小東門外，招商局棧房隔壁衙內，供着撒尿菩薩，撒尿是何等的污穢，菩薩是何等的莊嚴淨潔，人們拜菩薩，必須齋戒沐浴，否則便爲褻瀆，菩薩和撒尿，顯然爲兩件不相干之事，如今竟混在一起，那麼不但怪異，而且荒謬極了。鄙人幼時，會到過那兒，牆邊爲尿坑，臭氣冲天，暑天駐足，難免要發痧，不知那個荒唐鬼，却在牆的上面設一木龕，中供菩薩，一班花烟間低級妓女，都到那兒去燒香，說是燒了香，可使淫業大盛，甚至上着匾額，那誠則靈，有求必應等字樣，觸目皆是，直到光復後拆城，那撒尿菩薩才隨之而消滅。又南京路石路口，吳慶光曾在那兒賣卜，其人爲開眼瞎子，大塊頭，娶了四位夫人，生活甚爲闊綽，爲上海滑頭名人之一，愚夫愚婦到他那兒去起課，他喃喃有辭，總說人家有鬼纏繞，以致家宅不安，非禳星禮斗，不能解除，他就包辦禳星禮斗，藉以歛錢，又設藥店在某處，人家來卜病，他便指引人家須到某方向藥店報藥，所以藥店生意也蒸蒸日上，某天一清早，一婦人來扣門，請其起

課辭啟，他開口就說，爾的兒子病正危殆，我也無法可施，不如另請高明。那婦人大為詫異，因為沒有告訴他，他已能知道家中的情形，的確他的兒子病勢很重，奄奄待斃，那麼他既有這種神術。不如再三懇求他設法挽救，結果，吳鑒光回覆說，過五天不起變化，請你再來，屆時當盡一臂之力，婦人去後，在旁一親感問吳，你怎能知道他的兒子生病，而且病很重呢？吳說，病不重，決不來求我施術，一清早來，那一定是她的兒子，否則父母翁姑或丈夫有病，決沒有這樣急促，我在種種方面，及神色之間，已得其梗概了；至於病勢垂危，我替他施術，倘然死了，顯見我的法術無靈，不如待過五天，要死也就死了，過五天不死，那麼可以苟延性命，我不妨湊一湊，豈不輕而易舉嗎？他的親戚也就點頭會意，讚着他說，你的肚中，真藏著一部人生哲學哩。

### 三翁之風趣

許多藝術朋友中，稱翁的有三位：一是糞翁，二是醬翁，三是玄翁；如今順序的談談，三翁見了，或許要掀鬚一笑哩。（其實三翁都沒有留鬚，但既已稱翁，不妨用掀鬚來點綴點綴）。糞翁姓鄧，名鈍鐵，自用糞翁為署，便把鈍鐵的真名廢去。他從趙古泥治印，有出藍之譽，近來喜歡畫幾筆竹枝，有跋道士梅沙彌遺意，尤擅八法，草書更勝，吳江老名士金鶴望見了他的草書，大大的加以賞賞，謂明代無篆隸，清代無草書，不意糞翁為異軍蒼頭，可佩可佩。糞翁對於鶴望素極推重，願寫一草聯贈給鶴望，鶴望却提出一條件，謂署款須揷除糞翁而用老鐵，糞翁從不肯破例的，這一條件，却使他大大的為難。

結果他爲鶴望故，竟破例寫老鐵，現在他寫件往往改署散木了。他在早年有一趣事，這時他編工商日報的附刊，有一次，他自稱已死，借附刊發表輓聯和哀悼的文章，朋好見到了，連忙買了鏡箔，到他家裏去弔喪，豈知他老人家好好的坐在書室裏，於是弔客反覺忸怩，那些鏡箔送給他既不妥，帶回去自用，又太觸霉頭，一時傳爲笑話。他既署黃翁，居屋便稱厠間樓。某年開個人書刻展，請東即印在拭臂草紙上，由郵寄出去，鄙人也獲得一紙呢，黃翁即混名李阿毛的徐卓呆。他早年唱戲，叫做徐半梅，和鄙人同事民鳴社多年，某年暑日，熱極非凡，恰巧朱雙雲編一戲「姜太公招親」，他在劇中飾黃飛虎，他本來是個大胖子，穿着白盔白甲，裏面再襯胖褲，（即棉馬夾）。這一套行頭穿上去，頓使他汗流浹背，熱烘烘的好不難受，鄙人在後台見他一副窘態，故意和他談笑，他却搖搖手說，實在吃不消，恕不答話，因此後台同人便把徐半梅只怕黃飛老，作爲口頭禪。下次逢到再演，他就請假不幹了。某次演一滑稽戲，半梅睡在棺材裏，和他配戲的，叫他起來，按照戲情，半梅應立即爬起，不料叫了數遍，兀是叫不應，才知半梅因昨夜失眠，今竟睡熟在棺材裏了。配戲的沒有辦法，祇得暗暗叫苦，囑檢場的，設法把棺材抬到後台，才把半梅一把拉了起來。半梅揉着睡眼，連說對不起，也就算了。至於他開蠟燭影片公司，開幕時，人家送他蜂蠟一雙，說是點大蠟燭，媲美妓女的梳櫥，那知道的人已多，恕不多述了。還有一位黃玄翁，他今年已七十多歲，可是身體很健，飲酒吟詩，澹於名利。他詩學龔定庵，又工書畫，具三絕之才。某年會和朱竹雲張星階兩畫家合開展覽會，前年又和范君傳合作扇面，君博書，他畫竹，珠聯璧合，得者珍之。最近他和高吹萬詞人唱和，某長調疊至數十闕之多云。

## 謁見班禪活佛

班禪額爾德尼，那是西藏的活佛，在民國十四年夏，會到過上海，交涉使許秋顯爲設行轅於豐林橋，交涉使署，供張極盛，香紳輩又設彩艦於聖母院路范回春氏的大千世界，班禪部下，有大堪布羅桑以次約二十人，僕役四十餘人，中央及省政府會派大員隨護，班禪乘黃轎，備極莊嚴，總商會議事廳，又有各團體之宴請，門口繫着黃色彩牌樓，映以電燈，燦然眩目，范古農，關炯之，程雪樓，王一亭，都來歡迎爲禮，班禪演講，由翻譯向衆傳譯，刊載各報。過了一天，鄙人繪了一幅佛畫，并買三尺藍綢，預備作謁見禮物，原來藍綢是供給他做哈達的。晨八時，約翁國勳同去，過豐林橋，步哨有七重之多，森嚴非凡，進了交涉使署，由傳達處導交翻譯，由翻譯轉交當差，當差有西藏人，也有北京人，領鄙人到會客室稍坐，這時會客室中有四個和尚，還有兩位老太太，不一回，翻譯引導我們到樓上，地上鋪着黃布，作爲地毯，禮物早由翻譯送呈班禪，班禪出見時，穿着黃袍，黃背心，足上穿靴，雙目看人，炯炯有光，略有鬚鬚，坐在黃沙發上，檯几檯椅都披着黃綢，第一個見的是天童寺當家和尙，和尙向他叩首，見畢，班禪喃喃有辭，鄙人莫明其妙，翻譯說，活佛問那一位是錢化佛？鄙人就上前，這時穿着西裝，向他行鞠躬禮，他就摩鄙人的頭頂，撫鄙人的肩部，又喃喃有辭，翻譯說活佛問你有沒有病痛？鄙人就答道：很健康，沒有病。他從袖中取出一藍色綢結給鄙人，翻譯又出贈一束藏香，一盒西藏紅花，香味異常濃烈，鄙人另外帶一幅畫，請班禪賜題，他點頭表示可以，約後天去取，鄙人致謝退出，回到

會客室，打開綉結一看，綉上織成六尊佛，這就是所謂哈達，旁人取得，有蓮花紋的，有卍字紋的，六尊佛的最爲上品。當差見告，摩頂撫肩，這是活佛表示非常親善，經這一摩一撫，足以解災避晦，至於問你有沒有病痛，如有病痛，活佛有一種絕細的丸藥，能治百病，人臨死痰塞，這丸藥能立刻化痰，延長壽命。到了後天，鄙人去取，他所題的是藏文，另贈黃綾符籙一方，鄙人把這符付諸裝池，下補一佛，王二亭爲題「我佛如來」四字，鄙人又把寫有藏文的哈達，配着袁太炎的漢文「五族一家」。滿洲孝廉公李一亭的滿文，某某的蒙文，尙缺回文。托哈少甫去代求，經一年之久才寫到，五族文字既全，合裝成軸，鄙人於邊緣用中文說明，又請人用英文翻譯，這在鄙人的集藏中，很爲特色呢。

## 我有三位美國朋友

鄙人不能說外國話，却有三位美國朋友，好得他們都是中國通，不必用外國話也能傳達意旨，一位是安迪生，他是長長的軀幹，說起話來慢吞吞地，一望而知是一位好好先生，現在尙在存着，鄙人遭着鼓盆之戚，當時由關炯之鄙人則兩位做媒，說合了胡志強女士，當時即由安迪生爲我們證婚，光陰荏苒，距今已有二十年了，志強茹苦安貧，不以嫁得黔婁百事乖爲嫌，切切實實的做鄙人的內助，鄙人應當對安迪生深致感謝，因爲他在證婚時，用誠懇的話鼓勵我們，我們能白頭到老，都出於他老人家之賜呢。他是慕爾堂的牧師，慕爾堂本爲監理公會，這時尙在前清光緒二年，後來李德牧師手創監理會堂，直至光緒二十六年，步惠廉牧師爲主任傳道，才改名爲慕爾堂。民國十八年，慕爾堂重建新屋，壯麗

高巍，矗立西藏路畔，這時的牧師便是安迪生，并畫畫附設民衆夜校，女子高等專修科，婦女科等，施惠於人是很廣博的。他尙有一事，值得提及，就是上海之有擦皮鞋，靠此爲生的很多，這擦皮鞋，在美國極平常習見，我國却尙沒有，他就是在中國提倡的第一人，他的目的，無非想替貧民開一條生財之道。一位是李佳白，他資格很老，在匯波賽路購地三十餘畝，建造尙賢堂，又復努力社會事業，附設尙賢醫院，尙賢婦孺醫院，又辦一學校，他的中國話說得很流利，常戴眼鏡，喜吃中國菜，可是不能持筷。有一次，王一亭請他在王公館的立德堂宴會，鄙人叨陪末座，這天是西菜中吃，鄙人瞧他持筷，一把抓着，很不得勢，不覺爲之失笑。這天他還演講宗教問題，全座爲之動容，現在他已故世了。可是給鄙人的印象却很深呢。一位是羅靜三，他的父親是舊金山人，娶廣東人爲妻，他有周郎癖，能唱平劇，什麼捉放曹咧，打棍出箱咧，他都能唱，又能唱廣東戲和崑曲，不過他的唱有音無字，在新新舞台做過打泡戲，居然袍笏登場，遠望尙不易辨別，近看則碧眼隆準，總覺有些不倫不類，他常和鄙人研究戲劇，頗有見地，鄙人很佩服他，今已多年不通音訊了。

### 百樣錦

百樣錦，可以說是唯一的字紙籠。字紙籠裏的東西，鄙人却一一的把它檢存起來，黏成一巨冊，居然含有意識，耐人尋味，古人所謂化腐臭爲神奇，鄙人便毫不客氣用以自誇了。這巨冊的題簽，出於梁子真手筆，首頁即爲拙繪入定煉魔圖，內容有張天師照相，那位張天師名元旭，字曉初，爲前清孝

廉，最近到上海的張天師爲張恩溥，字瑞齡，爲道陵六十三代，那麼張元旭，大約是六十二代了。又三老人照，一位是閩縣二百五十歲的李青雲，一位是新鄭百歲的李芳孝，一位是懷輦九十二歲的李春樹，這三位老人都姓李，真巧極了。還有一幀鬼照相，尋常的鬼照相，鬼影往往模糊不易辨別，這幀却清清楚楚，甚爲難得，原來是四川廣安縣康營長，和某女士結婚，這位女士已三易其夫，營長却沒有知道，當時攝一結婚照，由某照相館拍攝，攝成洗印，見新娘後面現一鬼影，戴着眼鏡，狀殊怪異，某照相館托言拍壞，請新夫婦重拍，豈知重拍而鬼影如故，照相館藏匿不給營長瞧看，無奈營長索閱很急，不能掩藏，也就給他帶去。鄙人輾轉獲得，足供靈魂專家研究哩。又張動照，蓋着鬚鬚，身穿馬褂，頭戴瓜皮小帽，上綴明珠一顆。又張勳本營的參謀長照，穿着清軍制服，大約是前清時代所攝的，現在對於敵僞諸奸，治以反叛民國的罪名。其實這位辦帥，却是反叛民國的祖師呢。又一照相，是藝術團體的合影，其中有馬相伯咧，梅爾芳咧，江小鶻咧，鄙人也參加其中。如今相伯小鶻都物故了，對之不勝人琴之慟。又黏清時輪金剛法會班禪大師神咒靈符籤訣，這是一般迷信人士，視爲壓勝品的。又三色銅版裸美人圖，異常肉感，和他對照的，却是一幀骷髏。又中國保護動物會信封，旁綴財政局的宰牛證，又冥國銀行票和銀行空頭支票並列着。又瘋人院的照片，和茶舞券成爲一組。又遼寧省地圖，下爲難民圖，這是表示敵僞時期，東北人民流離失所，無家可歸，對之不覺愴然欲涕，此外如大香查票咧，防空宣傳傳單咧，黑龍江義勇救國軍抗日殉國官佐遺眷遣散證咧，妓院中所發之轎飯票咧，上海文獻展覽會收鄙人出品黃克強祭吳祿貞文鏡架證咧，可謂包羅萬象，不勝枚舉。

## 唐駝興建孝子祠

在上海寫招牌的，昔有汪滯若，天台山農，唐駝。尤以唐駝所書，作正楷，骨肉停勻，擺得四平八穩，所以一級商人開設店舖，那招牌總要請他揮寫。他是中華書局股東一份子，那中華書局的招牌，就出於他的手筆。他生長在武進，背部隆然，人家叫他唐駝子，他就把原來的真名廢去，以唐駝自號，於是唐駝之名，喧騰全國，鄙人和他很熟，可是因叫慣了唐駝，他的真名也失憶了，後來他又患着胃病，請牛惠霖醫生診斷，認為他年事已高，寫字過多，脊梁支撐力弱，胸骨受迫，窒及胃部，在醫院中照着愛克司光鏡，說是胃口破裂，為胃潰瘍症，休養了五個月，不能寫小字，若伏案寫了小字，即覺胸骨為痛，因此朋友寫信給他，他老是不覆，既而由牛惠霖的弟弟惠生醫生代製一鋼骨馬甲，每朝寫對聯屏條，必縛此鋼骨馬甲於身，使背部不再屈曲。他曾攝着正面反面兩照，鑄成銅版，印在刊物上，不久他就歸道山了。他和畢倚虹也是老朋友，有一次同乘火車，他帶了許多行李，雖很累贅，他却祇用一隻左手提着，倚虹問他，為什麼右手不分任些，分任了豈不重疊減輕嗎？他說：右手是要寫字的，萬一提了重物，損壞了手腕，那麼如何臨池揮毫呢？所以右手除寫字外不作別用。倚虹笑着說，你這話很有意思，可入新世說哩。他誦着武進縣志的孝友傳，有一則云：「唐安邦早喪父，事母盡孝，母逾八旬卒，葬後廬宿於墓，謂家人曰，大事已畢，願隨侍一老於九泉，死後務以喪服殮我也。遂卒於廬舍」。清道光間李兆洛續修武陽合志，也把這事蒐采在裏面，他對於這位鄉先賢的孝思不置，崇拜非凡，因發誓為築

唐孝子祠，即日大登廣告，減潤青聯，四五尺聯，每副連紙二元六角，金牋每副連紙四元六角，牋紙有二十一種之多，裝成樣本，可以函索，以廣招徠，共寫出一萬數千餘副，把潤資全部充作建造唐孝子祠之用，並立一石坊，鑄題：「清道光十九年，禮部題請奉旨欽旌孝子入祀建坊，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，會姪孫唐駝賈字造成」等字樣，那坊用金山石，高二丈二尺，裝着鐵門，重三千一百五十磅，祠屋用城甃砌成，附設安邦小學，樓屋兩幢，前臨一園，稱為晉園，種植蔬菜花木，菊花很蕃茂，又有一株五斗米梧桐，尤為名貴，唐駝親加灌護，他病了，親友族人助着他培治，園旁又造一祭享亭，也很寬大，這時物價人工，都很低廉，一古擺兒用去二萬數千元，已償了他的宏願，若在今日，非數千萬元不辦，決非賈字博潤的所能負擔。唐駝為鄙人寫過幾件東西，一昨檢理笥篋，覩了他的遺墨，不覺想起了他建造孝子祠的一段事，如今世風日下，孝道凌夷，像唐駝這樣的舉動，真值得提倡呢。

### 短時期之電影工作

無論什麼事，鄙人都喜歡嘗試一下，成功失敗都不管。於戲劇尤感興趣，認為現身說法，足以箴砭社會，所以新劇咧，舊劇咧，都從事多年，具着相當成績。鄙人對於電影，也做過短時期的工作，最初辦活動寫真社，設在新重慶路，後來又設崑崙影片公司於西藏路，既而遷至法租界蒲柏路，并附電影學會，開幕時，曾宴請各界來賓，攝影留為紀念。崑崙公司進行不順利，沒有幾時就停止了。過了許多年，邵醉翁組織天一影片公司，文逸民導演「春宵曲」，劇中需要一位性情迂執的老校長，人選很難，天

一雖有不少男演員，然個性都不能十分吻合。邵醉翁是信佛的，他公司的商標是佛，第一部片子，即「立地成佛」，跑進公司，迎面就看見一幅如來佛像，攝影場牆壁，刷成黃色，簡直成爲莊嚴佛地。他知道鄙人也是佛教信徒，同類相應，同氣相求，於是請鄙人去客串担任這老校長一角。鄙人這時已脫離了戲劇界，一意畫佛，本不願再現色相，但爲了醉翁情誼懇摯，又因天一所拍的影片，拷貝推銷南洋羣島，很博得南國人士的歡迎，鄙人很想到南洋去跑一次，開展覽會，以結墨緣而弘佛化，那麼身爲銀幕中人，先給南國人士一個深切的印象，將來親去，自有相當的便利。又鄙人年逾大衍，借此有聲片，留著鄙人的聲容和面目，這是很好的機會，就毅然答應了他。至於報酬多少，在所不計。這影片的主角，是鄙人和渾名模範美人的葉秋心，鄙人飾老校長，克勤克儉，親到上海向教育局領三千金的經費，因省儉故，把三件行李，裝上一車，自己步行追隨，在四叉路口，被巡警阻止，追不上已越過馬路的行李車，慌張的了不得，不料還連接着四五輛汽車，險些把鄙人所飾的老校長撞倒，領得了三千金，結果被葉秋心所飾的舞女，用狐媚術騙去。秋心袒胸露臂，搔首弄姿，演來非常貼切劇情，編劇的主旨，無非借此暴露出賣靈魂與肉的女性底罪惡，連得克勤克儉保守舊道德的老校長也被迷惑。那麼一班初涉世的青年，更不言可喻了。這片攝製既成，登報公演，居然轟動一時，鄙人也帶了老妻兒子去參觀，兒子見影片中汽車險把鄙人所飾的老校長撞倒，急的直叫起來，這話距今已有十多年了。

### 拈花微笑錄之外頁

自拈花微笑錄發刊以來，徐卓呆便是忠實讀者之一，卓呆他很熟悉體育界的情形，聽到「體育界先進」一則，他發覺有幾點錯誤，特地來信告知筆者，那是多麼可感。如今就把他的來信，作爲更正：

徐一冰與徐傅霖，雖爲同學；但徐一冰比徐傅霖後四班，且未畢業。中國人畢業最早者，以徐傅霖爲第一人。女子以湯劍我騰超爲最早畢業。（騰即滕樹毅之姑母）

陸禮華爲湯劍我之再傳弟子。（因陸入中國女子體操學校肄業時，湯已離校）。

在旱橋附近王家宅作操場者，係中國體操學校。校址在北浙江路，非南京路高陽里。（該處恐係華商體育會，操場在一處，故有此誤。）徐一冰最先曾在該校當教員。

中國體操學校，第一任校長爲徐傅霖，中國女子體操學校，第一任校長爲湯劍我。二校畢業生遍中國，實爲中國體育之基礎；但與武術無關。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出版

三十年來之上海 (原名拈花微笑錄)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元 定價法幣

口述者 錢化佛

撰編者 鄭逸梅

發行人 黃希閣

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

上海中正中路五三七號

出版者 學書店

上海大通路一六四號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#6

831522

12  
1